

曝書亭集

928
八
10

十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六

序

三

重刊白香山詩集序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詩家好名未有過於唐白傅者既屬其友元微之排纘長慶集矣而又自編後集為之序復為之記既以集本付其從子外孫矣而又分貯之東林南禪聖善香山諸寺比於杜元凱峴山碑尤汲汲焉或疑公曠達不應戚戚於年歲之逾邁沾沾於官秩之遷除計祿奉之損益不知公之進退出處係時事之否泰恒恐後人論世者不得其詳故屢見之篇咏斯則公之微意乎公集自宋李伯珍刊之吳郡何友諒刊之忠州二本均有年譜其後坊刻雜出漸失其舊或以譜非其要置



而不錄之于今紕繆轉甚予友汪君西亭氏憂之既定其卷次正其衍譌因仿國史表補撰年譜一卷書成鏤板以行予聞嘗熟毛氏藏有陳伯玉氏白文公譜假而觀之則君所編悉與陳氏合而海圖屏風一篇君力辨非討淮蔡時事驗之陳譜亦同于是人皆服君之考證予乃勸君并刊陳譜示諸學者陳氏有言維揚李德劬作爲年譜而不編年疎略牴牾今者李氏譜亡而陳氏譜復出與君所撰一經一緯互相發明不可謂非斯文之厚幸矣

### 朱文公文鈔序

陳同甫言于孝宗曰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讎方且低頭拱手高談性命之學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吾嘗誦其書而悲之嗟夫言固可以若是哉及觀新安朱夫子之文其上孝宗封事感奮激烈殆有過于同甫之所云者世之人重夫子以道不以文覽其文者或以質直病之不知夫子之文原本乎道其闢二氏崇經術正人心皆非得已孟子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惟不得已而爲文斯天下之至文矣孔子筮得賁愀然有不平之色而曰賁非君子之所樂也丹漆不文白玉不雕質有餘者不受飾也其夫子之文之謂與夫子集凡百卷生徒問荅八十卷別錄十卷大約論學之書爲多而予獨取其有關時事出處者若干篇蓋非爲學者入德之資俾後之論文者不以質直病焉而觀其感奮激烈彼同甫之書其不爲夫子言之亦可信已

### 梁谿遺彙序



宋南渡後以詩齊名者四家楊廷秀詩所稱尤蕭范陸是已  
千巖詩學于曾幾吉甫授之姜夔堯章當時劉潛夫稱爲誠  
齋敵手而方萬里謂其詩苦硬頓挫而極其工使不早死雖  
誠齋猶出其下蓋爲詩家矜許若是顧其詩曾刊于永州歲  
久散失而尤公梁谿集五十卷公之孫藻鋟本新安焚于兵  
火故范陸詩盛行而尤公之作流傳者寡蕭特僅見其數首  
而已後之論者遂易之曰尤楊范陸於是蕭愈湮晦至有不  
能舉其姓氏者翰林檢討西堂先生向自梁谿徙吳實文簡  
裔孫慮公之詩文罕傳于世乃抄撮其僅存者爲二卷鏤板  
行之屬其同年友秀水朱彝尊爲之序予因撫其大略書之  
簡端蕭西江人諱德藻字東夫別字千巖咏梅絕句有云湘  
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又云百千年蘚著枯樹一  
之作並傳者也

信天巢遺藁序

瀛鄭之間有水禽焉其一漫畫掠魚鰕啄沙草不休其一信  
天緣凝立水際魚過則食之無魚亦不易地之二禽者其得  
飽恒均也宋處士菊磴高先生嘗以信天巢名其居先生高  
尚不仕以詩聞于時卒葬之葛嶺今翰林侍讀學士正公實  
先生裔孫求遺詩于宗祠所存無幾繼借得宋本則臨安府  
陳解元書籍鋪刊行者凡百餘篇合以他書所采鏤諸藁本  
當宋嘉定間東南詩人集于臨安茶寮酒市多所題咏于是  
書坊取南渡後江湖之士以詩馳譽者刊爲江湖集至寶慶  
初李知孝爲言官見之彈事于是劉克莊潛夫敖陶孫器之



趙師秀紫芝曾極景建周文璞晉仙一時同獲罪而刊詩陳起亦不免焉今宋本先生詩殆即江湖集中之一而陳解元者起也方諸君子游咏先生虎視其間迨夫獲罪則超然議論之外今其事且五百年諸君子之詩或傳或否求其斷楮零墨不可得惟先生丘墓獨存宗祠不改又有賢子孫顯于朝俾詩篇復著于世然則先生其有隱德而致此者邪誦其詩可以感矣

### 十家宮詞序

宮詞不著錄于隋唐經籍唐宋藝文志惟陳氏書錄解題有三家宮詞三卷唐陝州司馬王建蜀花蕊夫人宋丞相王珪作也又五家宮詞五卷石晉宰相和凝宋學士宋白中大夫張公庠直秘閣周彥質及王珪之子仲修五人詩各百首馬

氏通考取焉上元倪檢討闇公得十家宮詞于肆中益以宣和御製三卷胡偉絕句一卷蓋猶是宋時雕本子見而亟錄其副會山東布政司參議胡君茂村以轉運至潞河屬其復錄諸木錄未竟而闇公沒于官其仲子亦天求宋本不再得藉胡君之力而是書以存誠厚幸也鄱陽洪伋稱宮詞古無有至唐人始爲之不知周南十一篇皆以寫宮壺之情即謂之宮詞也奚而不可然則雞鳴齊之宮詞也柏舟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泉水君子偕老載馳碩人竹竿河廣邶鄘衛之宮詞也下而秦之壽人漢之安世隋之地厚天高皆房中之樂凡此其宮詞所自始乎闇公嘗言之矣花蕊春女之思也可以怨王建而下詞人之賦也可以觀至道君以天子自爲之風人之旨遠矣可謂善言詩者也闇公沒已二年胡君持母



喪還京師鏤板歸于子所乃序其本末而印行之

樂府補題序

樂府補題一卷嘗熟吳氏抄白本休寧汪氏購之長興藏書家子愛而亟錄之攜至京師宜興蔣京少好倚聲為長短句讀之賞激不已遂鏤板以傳按集中作者唐玉潛氏以攢宮改殯義聲著聞周公謹氏寓居西吳自稱弁陽老人而武林遺事題曰泗水潛夫者研北雜誌謂即公謹仇仁近氏詩載月泉吟社中張叔夏氏詞序謂鄭所南氏作王聖與氏先叔夏卒叔夏為題集繹其詞殆嘗仕宋為翰林其餘雖無行事可考大率皆宋末隱君子也誦其詞可以觀志意所存雖有山林友朋之娛而身世之感別有淒然言外者其騷人橘頌之遺音乎度諸君子在當日唱和之篇必不止此亦必有序

以志歲月惜今皆逸矣幸而是編僅存不為蟬蝕鼠齧經四百年藉二子之功復流播於世詞章之傳蓋亦有數焉

白蘭谷天籟集序

明寧獻王權譜元人曲作者凡一百八十有七人白仁甫居第三雖次東籬小山之下而喻之鵬搏九霄其矜許也至矣予少時避兵練浦村舍無書覽金元院本心賞仁甫秋夜梧桐雨劇以為出關鄭之上及纂唐宋元樂章為詞綜一編憾未得仁甫之作意世無復有儲藏者康熙庚辰八月之望六安楊秀才希洛千里造予袖中出蘭谷天籟集則仁甫之詞也前有王尚書子勉序述仁甫家世本末頗詳始知仁甫名樸又字太素為樞判寓齋之子後有洪武中助教江陰孫大雅序及安丘教諭松江曹安替予因考元人諸集則匪獨遺



山元氏與樞判袷契若秋澗王氏雪樓程氏皆有與白氏父子往來贈送之詩蓋寓齋子三人仁甫仲氏也其伯叔則誠甫敬甫敬甫官江西理問雪樓送其之官有思君還讀寓齋詩之句此亦敬甫昆友之父執矣白氏于明初由姑孰徙六安希洛得之于其裔孫某將鉸木以行屬予正其誤乃析爲二卷序其端

### 放膽詩序

言志之謂詩永言之謂歌未有長言不足而能使人咏歎蹈舞之不倦者此吾友青壇吳御史放膽集所由編也膽也者六腑之精是曰中池萬慮之斷決胥此出焉人有恒言心欲大膽欲小唯詩不然風有七月東山雅有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頌有載芟良耜言之長者籥章掌之以逆寒暑以祈年

以樂田畷以息老物漢則古詩爲焦仲卿妻作陌上桑爲秦羅敷作韋孟父子諷諫自劾之篇蔡琰悲憤之章其辭不厭其多皆放膽爲之者也六朝代降志微滌濫之音作而發揚蹈厲之志寡矣唐人取士拘以格律至李杜韓三家始極其變由是劉叉李賀盧仝馬異輩從而馳騁極乎天而蟠乎地又之言曰詩膽大如天殆信然邪其不及宋何也則青壇不欲誤天下後世之學詩者也今夫膽勇怯之不齊熱者毛焦虧者爪乾竭者髮枯薄者易驚病者善太息蓋雖欲放而不能善醫者何以治之犀株也火鈴也沃以三斗之酒也俾觀是集焉可矣

### 感舊集序

見新而遺舊者人之情也然時方日趨于新未必盡愜吾意



所存往往不若出于舊者之無敝則新者反陳而舊者祇覺其可慕焉。尋尊兒時見先王父母治酒食燕賓客瓷盃多宣德成化款識近亦嘉靖年物酒杯則畫芳草鬪雞其上謂之雞缸若萬曆窯所製至或下勞僣從見聞所習無足異也。既遭兵火往時之椀椀盡失而景德鎮近日瓷盃頗極精巧或謂可勝曩昔惟有識者輒以爲不然。蓋嘗以月之朔望觀于京師慈仁寺比日中天下之貨咸集貴人入市見陳瓷盃爭視之萬曆窯一器索白金數兩而宣德成化款識者倍蓰焉。至于雞缸非白金五鎰市之不可有力者購之不少惜既得之惟有咨嗟歎賞而已是可取以喻天下之才焉。少日所見先人執友往來譚藝每多博通六經二十一史及年二十餘識海內知名士叩其學年齒均者恒不若父事兄事之人今

年且半百歷游燕晉齊魯吳楚閩粵之交覺後生可畏而不足畏轉戀舊游則唱和之篇贈酬之作蓋已零落無存矣。新城王先生阮亭以詩名天下久其交友較予尤廣感時懷舊輯平生故人詩存沒兼錄凡五百餘首而以哲昆考功終焉。入是集者山澤憔悴之士居多故皆予舊識其詩或往日所見謂爲無足異茲諷咏之而信其可傳傳之更久後之咨嗟歎賞宜如何矣。或曰先生仕爲郎一時巖廊翰苑朝會燕喜應制投贈之作咸樂得先生甄綜之顧寥寥數人外多置而不收何居曰獨不覩夫市瓷盃者邪黃者縹者碧者百子圖者龍文五采者皆昔日皇居帝室之所尚也而有識者莫或顧焉然則先生亦取夫芳草鬪雞之酒缸足以傳乎後斯已



所存往往不若出于舊者之無敝則新者反陳而舊者祇覺其可慕焉尋尊兒時見先王父母治酒食燕賓客瓷盃多宣德成化款識近亦嘉靖年物酒杯則畫芳草鬪雞其上謂之雞缸若萬曆窯所製至或下勞儻從見聞所習無足異也既遭兵火往時之栳椽盡失而景德鎮近日瓷盃頗極精巧或謂可勝曩昔惟有識者輒以爲不然蓋嘗以月之朔望觀于京師慈仁寺比日中天下之貨咸集貴人入市見陳瓷盃爭視之萬曆窯一器索白金數兩而宣德成化款識者倍蓰焉至于雞缸非白金五鎰市之不可有力者購之不少惜旣得之惟有咨嗟歎賞而已是可取以喻天下之才焉少日所見先人執友往來譚藝每多博通六經二十一史及年二十餘識海內知名士叩其學年齒均者恒不若父事兄事之人今

年且半百歷游燕晉齊魯吳楚閩粵之交覺後生可畏而不足畏轉戀舊游則唱和之篇贈酬之作蓋已零落無存矣新城王先生阮亭以詩名天下久其交友較予尤廣感時懷舊輯平生故人詩存沒兼錄凡五百餘首而以哲昆考功終焉入是集者山澤憔悴之士居多故皆予舊識其詩或往日所見謂爲無足異茲諷咏之而信其可傳傳之更久後之咨嗟歎賞宜如何矣或曰先生仕爲郎一時巖廊翰苑朝會燕喜應制投贈之作咸樂得先生甄綜之顧寥寥數人外多置而不收何居曰獨不覩夫市瓷盃者邪黃者縹者碧者百子圖者龍文五采者皆昔日皇居帝室之所尚也而有識者莫或顧焉然則先生亦取夫芳草鬪雞之酒缸足以傳乎後斯已



清風集序

武進毛子霞集海內詞人投贈之作題曰清風集刻之太原其友秀水朱彝尊序之曰自采風廢于太師詩之爲教世儒鄙爲小技輟置不錄故魏晉而降傳者率多學士大夫從游應詔之作至窮閭漏屋之士蓋千百而存其十一焉其或藉友朋之蒐輯往往得附見于世若今所傳篋中諸集是已五常之目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四者皆命之自天一定而不可強獨朋友之交取之在我逢時利達既可致攬環結綬之好即不遇于時偃蹇失志而擔簦戴笠賣漿鼓刀擊筑之徒意氣相洽反或過焉蓋自少壯以至頽老自鄰比鄉曲以達天壤山林朝市恣其所求而不爲之限故言天下之至樂莫朋友若也雖然人之聚散無常死生契闊有非吾意之所期者

頽弁之詩既見君子方當悅懌之時乃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而申伯之入謝仲山甫之徂齊則得吉甫之詩以爲榮信夫嘉會之不可數得而同心之言尤古人所重也予寄跡草野高堂違魚菽之歡兄弟有鶴鴒之痛入門則婦子交謫不休舉四者之樂無一得焉惟是奔走道路通都廣邑山阻水涯獲從賢豪長者之後琴歌酒坐記憶平生相知贈酬之作略與子霞相等而比年以來零落過半追思往事恍若夢寐求其斷楮遺墨或邈不可得然後知子霞是編爲不可廢也子霞長予更一十七年自閩粵江楚以達于晉其舊游之感宜有甚于予者聞予之言得毋有愴然不能自己者乎

明詩綜序

合洪武迄崇禎詩甄綜之上自帝后近而宮闈宗潢遠而蕃



服旁及婦寺僧尼道流幽索之鬼神下徵諸謠諺入選者三千四百餘家或因詩而存其人或因人而存其詩間綴以詩話述其本事期不失作者之旨明命既訖死封疆之臣亡國之大夫黨錮之士暨遺民之在野者概著于錄焉析爲百卷庶幾成一代之書竊取國史之義俾覽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矣

高太常嗇菴遺藁序

建文壬午靖難師入自金川門文學博士方先生孝孺以下死者不可勝記吾鄉之殉國者有若程先生本立姚先生瑄楊先生任而太常少卿高先生遜志潔身去其官走永嘉山中是秋窮餓以死其門人翰林侍書同里蔣先生競斂而葬之芙蓉峰北野史所載盛庸兵敗自經者誤也予嘗游永嘉

華壇青嶂諸山遙望所謂芙蓉峰者平容窈窕出沒林表思遂攬龍湫雁宕之勝并求先生之墓拜焉而寒蕪秋兔山蹊盡塞訪之蕘夫樵豎而不可得矣嗚呼遜國之際蓋難言之當方先生杖屨經入見文皇謂曰此朕家事其然哉殆于易姓則有間矣人臣之義君存與存君亡與亡當日舊君尚存援兵未解事變猶不可測至姚善王璉之師不克舉天下事始大定矣此先生拊心嘔血不欲久存也若先生者其不失古人臣之義歟先生所著有辛丑集今佚不傳其十世孫佑鈺收輯其詩文爲嗇菴遺藁二卷鏤板傳之屬序于予者以予考先生本末獨詳異夫世之捃摭失真者也

遜志齋文鈔序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自



昔帝王廢興之際志節之士與事功之臣所操各殊彼見殺  
身成仁之難往往高談受命之符借人主刑賞之權以怵天  
下後世明已之全軀出于不獲已蓋舊史之文多有失其實  
者當文皇帝靖難師入寧海方公首以縗絰見悲憤激烈寧  
斷其舌赤其族不肯少屈史氏猶誣其叩頭以乞餘生況其  
他哉而傳者又載公有十族奈何之言由是文皇并其門人  
故友戮之死者凡八百餘人自古忠臣被禍之慘未有甚于  
公者然嘗考公少以文見知于宋文憲公王文忠公及鄭貞  
孝先生故文憲之子仲珩忠文之子孟緼仲縉貞孝之子叔  
度皆與公交莫逆而叔度之弟叔美叔端仲縉之子叔豐俱  
受學于公自公既死朝廷嚴文字之禁而鄭氏所緝凡四五  
冊餘皆叔豐補完之公之文卒賴以傳然則諸君子或爲公

友或在公之門當日感不及于難五是以知合門人故友爲  
十族之說亦傳之者過也宣德以還文字之禁漸弛公文始  
顯行于世其闕深博大駸駸乎馳逐昌黎着山之間至其談  
理之文淵懿醇正雖淳熙諸儒不是過予嘗以爲文行如公  
宜從祀孔子之庭而萬曆初詔復建文年號其時在廷之臣  
無有以是請于上者可歎也嗚呼革除之事傳失其真不可  
盡信者多矣若刑賞錄所載茅大芳妻死命之飼犬王言若  
是又豈臣子所當道哉此則孟子之所不取也

### 王文成公文鈔序

由孔子而前爲之君師者聖人繼起由孔子而後逾千載無  
有焉豈千載之人無一可入聖人之域者哉則儒者之過也  
夫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孟氏以爲君子不由至論聖人



則以百世之師歸之蓋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其餘爲清  
爲任爲和道之至者統謂之聖後世儒者之論務求其全世  
無孔子千載無一聖人焉宜也苟卿揚雄吾無論矣唐之韓  
愈明聖人之學于舉世不講之時儒者猶訾之不已以爲守  
道不篤致有大顛往來之書自昔言虛無清淨者宗老氏言  
神仙者首萇弘而孔子或問以禮或問以樂彼潮州之書果  
足爲韓子玷與嗚呼大道之不明釋老之言充塞乎天下幸  
而有講聖賢之學者其門人弟子同異之辨復紛呶不置舉  
同室之人日事爭鬪我道無全人無惑乎異學之日盛矣文  
成王先生揭良知之學投荒裔禦大敵平大難文章卓然成  
一家之言傳所稱三不朽者蓋兼有之世儒講學率寓之空  
言先生則見諸行事者也議者或肆詆謫謂近于禪學夫弃

去人倫事物之常而謂之學者禪也使禪之學能發于事業  
又何病乎禪也邪因輯其文之尤者若干篇以示同好

喬御史讀書劄記序

先太傅文恪公克天啓二年會試總裁官是科中式者四百  
人得人最盛寶應喬公與焉公自中書科舍人擢監察御史  
兵後築室柘溪之陽田衣山屐不入城府年八十有雙白鶴  
降于庭東南隱居之彥咸賦詩記其事叔子中書舍人曰萊  
字子靜與彛尊定交京師世好彌篤歲在癸丑中書君以省  
公歸彛尊送之宣武門右期以南還時一謁公比子歸再游  
京師道出寶應則公已逝旣而中書君同官江都汪君季用  
攜公讀書劄記二卷述中書君之言屬爲序彛尊不敢辭竊  
嘗汎觀今昔講學之儒多輕視夫出處之際問之則曰吾將



行吾道也迨既致通顯初未有兼善天下之效卒之或并不  
能獨善其身蓋枉己未有直人者必患得患失之心盡去出  
處進退毅然不苟然後可以言學也公之學一主乎敬而又  
審夫進退出處其立論藹然不事詆訶排擊遇紛紛同異之  
辨微折其非顯歸于正由其養之有素而出之有本故能遜  
世無悶老而益勤惟其獨善斯可兼善天下後世者與彝尊  
總角時公奉命巡按浙江既入境屬吏伏謁道左公首問先  
太傅第宅所在吏以鍾秀坊對旌蓋闐于藉袞之橋公自巷  
左舍車徒行百步入自門升階肅衣冠拜祠下復坦步出巷  
之右乃登車鼓吹導以行鄉之父老至今能道之則是公之  
平生蓋無時不敬非至暮年講學始然也汪君聞之瞿然曰  
是宜并書之可以愧弟子之不敬其先師者

### 黃先生遺文序

君子之學一于誠而已以之治心而心正以之決事而事無  
可疑察乎幾微禍福之萌信諸進退出處死生之際孔子曰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夫惟誠立乎中斯毅然有不可奪之節  
蒙難不失其正順道而死蓋雖圭璧析于前而不顧刀鋸鼎  
鑊懲于後而視之若無物也齊之虞人招以旌不往孔子取  
之孟氏以爲枉己未有能直人者則聖人之所守可知已接  
浙而去齊不稅冕而去魯是豈肯應公山不狃佛肸之名者  
故曰可以止則止可以處而處孔子也顧後世躁進若揚雄  
之徒每援聖人以自文其過其進也不以禮其祿也非其道  
幾微禍福之不明進退出處死生之未能信善道之謂何無  
他誠未立于中宜所守之易奪矣嘉定黃先生諱淳耀字蘊



生別字陶菴平居講聖賢之學躬行而不倦崇禎十六年秋  
賜進士出身未授官歸越二年殉難以死同里門人陸元輔  
輯其詩若干卷雕刻行之又搜其遺文僅四十餘首藏之笥  
元輔請彞尊序受而讀之其言和以舒其析理也審以辨其  
援据經史博而不誣所謂修辭立其誠者非與于是先生之  
沒三十年矣誦其文恍若覩其容而聆其聲歎信夫有道之  
言之入人深也嗚呼以先生大節如彼其學業文章又如此  
宜其于人少可而多怪今觀集中論學書絕去儒者黨同伐  
異之習是尤恒人之所難能也講學莫盛于宋然汴京臨安  
之陷道學諸臣以身殉國者不數見至于明死靖難則有若  
方公孝孺死闖禍則有若高公攀龍而山陰劉公宗周漳浦  
黃公道周與先生後先自靖咸以道學兼忠節即宋儒有未

逮焉而元輔以我輩授之餘能其師之遺之仰無失墜  
亦可謂篤信之君子已

天愚山人詩集序

詩以言志誦其詩可以知其志矣顧有幽憂隱痛不能自明  
漫託之風雲月露美人芳草以遣其無聊則既非志之所存  
而工拙亦在文字之外後之人欲想見其爲人得其么篇短  
韻相與傳而寶之洵乎誦其詩尤必論其世也定海謝先生  
以崇禎丙子舉于鄉丁丑成進士出漳浦黃公之門歷南安  
府推官明運既移伏處海滌寄情詩酒者垂二十年一歌一  
咏大抵皆排愁遣日之作非如世之詩人句鍛字鍊以求工  
者也嗚呼先生以有用之材不竟其志遭逢國難君臣師友  
之痛怒焉自傷不敢以告人于是陶情麴蘖雜畔行吟觀其



自序以爲棄物以游心託不得已以應世其亦可悲也已從  
來易姓之際孤臣節士不見載于朝野史者何可勝數其偶  
然著述或隱姓名或僅書甲子如今所傳亡宋遺民天地間  
集月泉吟社谷音之類是已是皆不必其詞之工以爲重況  
先生之詩聯篇累卷有不傳于後乎鄞縣萬先生履安亦丙  
子榜鄉貢進士甲申後與先生偕隱分授其子經史詩筆之  
富不減先生聞其孫開雕有日將與先生並傳庶幾比于謝  
翱吳渭杜本所錄可以觀矣先生諱泰宗字時望自号天愚  
山人

王築夫白田集序

文章之敝患在亟見其才亟見其才者其學有未克也善文  
者足以達其辭而已易曰修辭立其誠故惟克實而後光輝

乃見我之至則辭無不工彼意在求工而後爲之誠之不在  
雖屢變其體以眩于人吾見其僞焉耳矣夫太常之樂不在  
悅耳聽之者恐臥然以奏之圜丘方丘則天神土示可得而  
致若夫跳丸嫺索掉險竿誼鼓笛一時視聽鮮不惑焉試之  
再三則索然意盡無他出之也僞斯其聲皴易滅也長安王  
築夫學古文四十年立言淳質若惟恐其辭之工者由是與  
時迕老而益窮其言曰今之爲古文者僞而已予惟去其僞  
焉工拙非所計也嗟乎文章之道豈有外于是哉如築夫者  
可謂有才而不亟于自見也矣吾故序之以見姦聲優雜之  
際猶有能道古者

屠東蒙詩集序

子友周質青士以布衣稱詩樂于取友故老遺民交相酬和



下至羣伎子弟沙彌道童皆願從之游每入市語笑詼嘲衣袖牽拂人或訕其道廣然中心好之者祇十數人而屠處士東蒙其一也東蒙少補學官弟子兵後棄去躬耕于郊野自食其力口不言貧漢魏塘之交有寺曰白蓮其東偏曰橘鶴樓暇則鼓柁曳杖以登青士恒與期又方外大燈亦能作韻語三人往來靡間飯冬春烹菽乳大燈年老而聾則相對畫紙詩成撫掌或留連信宿不去既而青士客死淮北東蒙愴不自釋未幾以疾卒又數年大燈亦死大燈嗣法天界詩當附語錄中青士詩最繁富身後不盡存有子叟抄撮成集刊之福州東蒙二子悉治農務其甥胡典爲之鏤板行焉而屬其友徐令堅仲請予作序五返而益勤予雖未交東蒙然聞之青士其于行也不疾時其于辭也必拔俗蓋音合乎天

籟而義本乎國風者已曩者會稽楊廉夫錢唐錢思復華亭陸宅之三高士者太守林孟善合葬之于山東麓今三人之葬不同而詩則同傳于世後之論世者覽予之文庶幾有考也夫東蒙諱廷梅大燈字同岑

九歌草堂詩集序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詩亡也古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記曰詩言其志也又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王迹熄而列國之風不陳于太師矣詩之所由亡不因民志之日以亂歟騷也者繼詩而言志者也彼其疾世俗則曰寧溘死以流亡哀南夷之莫知下女可詒則曰及少康之未家恐高辛之先我其思也近于淫其怨誹也幾于怒而劉安司馬遷謂其志潔其行廉其稱物芳蕪國風小雅之義可以爭光日月是豈僅稱



其文字之工哉亦推其志焉爾矣予友屈翁山爲三閭大夫之裔其所爲詩多愴怛之言矚然自拔于塵垢之表蓋自二十年來煩冤沉菀至逃于佛老之門復自悔而歸于儒辭鄉土跡塞上走馬射生縱博飲酒其儻曩不羈往往爲世俗所嘲笑者予以爲皆合乎三閭之志者也嗟夫三閭悼楚之將亡不欲自同於混濁其歷九州去故都登高望遠游仙思美人之辭僅寄之空言而翁山自荆楚吳越燕齊秦晉之鄉遺墟廢壘靡不擘涕過之其憔悴枯槁宜有甚焉者也然三閭當日方歎恨國人之莫知今海內之士無不知有翁山者則所遇又各有幸不幸焉嗚呼難言矣翁山歸自雁門將築室南海之濱題曰九歌草堂而先以名其詩集予與翁山相遇南海嗣是往來吳越十年之間凡所與詩歌酒讌者今已零

落殆盡至竄丁國殤山鬼之林散弃原桀翁山弔以幽渺悽戾之音髣髴于九歌之旨世徒歎其文字之工而不知其志之可憫也予故序之以告後之君子誦翁山之詩者當推其志焉

荇谿詩集序

予年十七避兵夏墓始學爲詩既而徙練浦之南再徙梅會里見當代詩家傳習景陵鍾氏譚氏之學心竊非之以爲直亡國之音爾客或勸讀楊伯謙高廷禮李于鱗選本諷其音若琴瑟之專一未見其全美焉于是荇谿處士授徒里之西與之論詩則上取蕭統徐陵所錄旁及于左克明郭茂倩之書故其長歌短咏音節靡不合古因日相酬和所作漸多東南隱君子翕然稱吾里同調之盛而予舟車南北突不暇黔



于游歷之地覽觀風尚往往情爲所移一變而爲騷誦再變而爲關塞之音三變而吳儂相雜四變而爲應制之體五變而成放歌六變而作漁師田父之語訖未成一家言處士亦嘗遠游能不爲風氣所移獨循其舊格以和平之響奏于羣音繁會之日信夫有君子之守也已今之效蘇黃楊陸之體者見苻谿詩且置之不顧然而不可廢也風氣之變易無異四序之迭運五子之推遷宋元之音消歇勢必復以六代三唐人爲歸則苻谿一編正將來之所取式者也處士初名永謀字天自更名泳字于野又号潜初居苻谿上近亦移家梅會里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六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七

序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王禮部詩序

彝尊幼而學詩竊願望見作者之林甲申以後屏居田野不求自見于當世顧思得海內善詩之家其辭之工可以出入風雅必傳于後無疑者而與之游庶幾或附之以傳焉蓋自十餘年來南浮滇桂東達汶濟西北極于汾晉雲朔之間其所交類皆幽憂失志之士誦其歌詩往往憤時嫉俗多離騷變雅之體則其辭雖工世莫或傳焉其達而仕者又多困于判牘未暇就必傳之業間或肆志風雅率求名位相埒者互爲標榜不復商榷于布衣之賤信夫傳者之難其人而欲附



之以傳者又難也今年秋遇新城王先生貽上于京師與予論詩人流別其旨悉合示以贈予一章蓋交深于把臂之前而情洽于布衣之好先生之于詩洵乎其辭之工矣爰出壬寅以後所作雕刻行之而屬予爲序予惟四始之義言之一國爲風言之天下爲雅方先生成進士而官揚州也其于秋柳寄情之篇香奩唱和之集與夫歲暮懷人之作吟咏情性一皆風人之遺今入爲禮部頻年以來行邁之光華山川之游歷兄弟之急難而不失其愛朋友之宴樂而勞之以言非所謂出乎風而入乎雅者與然則先生之詩其必傳于後無疑而予之欲附以傳者不可謂無其人矣伐木之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夫鳴鳥旣遷于喬木而必下呼其友先生之交游滿天下顧獨有取予之一言是亦小雅之義也

### 錢舍人詩序

緣情以爲詩詩之所由作其情之不容已者乎夫其感春而思遇秋而悲蘊于中者深斯出之也善長言之不見其多約言之不見其不足情之摯者詩未有不工者也後之稱詩者或漫無所感于中取古人之聲律字句而規仿之必求其合好奇之士則又務離乎古人以自鳴其異均之爲詩未有無情之言可以傳後者也惟本乎自得者其詩乃可傳焉蓋古人多矣吾辭之工者未有不合乎古人非先求合古人而後工也中書舍人華亭錢君芳標字葆飴于學無不博尤工于詩集平居所作鏤板以行而屬予爲序予反覆誦之其辭雅以醇其志廉以潔其言情也綺麗而不佻信夫情之摯而一本乎自得者歟華亭自陳先生子龍倡爲華縟之體海內稱



焉二十年来鄉曲效之者往往模其形似而遺其神明善言詩者從而厭薄之以爲不足傳由其言之無情而非自得者也若君者庶其可傳于後矣爲之序豈惟以質之君將俟後之覽君詩者亦或有取于予言云爾

程職方詩集序

詩三百五篇自周召而下作者名氏多不傳見于序者衛之武公召穆公凡伯芮伯蘇公家父寺人孟子率皆憂讒刺時之言而和平之音恒寡仍叔之于周史克之于魯僅有頌美其君之辭而未言其志故詩之盛無若尹吉甫彼其人既有文武之才而又樂于取友韓侯申伯召伯仲山甫張仲咸與同志來歸有飲御之權出租有贈行之作人得其言以爲重已亦不讓其美讀崧高烝民之卒章君子未謂其言之夸也

職方郎中南海程君周量好爲歌詩與予定交嶺表中間聚散一十五年每一相見輒出其新詩累百蓋凡名公卿庶寮下至布衣紉屨之士留京師者飲食燕游贈送靡不有詩益以懷友感舊之篇歲旣久編爲海日堂集若干卷其音和以舒其志廉以達覽君詩者咸歎其辭之工而不覺其多殆詩所云其風肆好者已南海多騷雅之士其尤傑出者處士屈大均翁山陳恭尹元孝其進退出處不同而君皆與交莫逆三君子者其詩並傳于後無疑吾因是憾張仲之無文而笑吉甫之寡和也

葉指揮詩序

王制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諸侯之附庸不與然得列于詩者自二南豳及王風外僅十有一國而已夫以邶鄘曹檜之



微不遺輜軒之采況疆域之大焉者乎彼其國人豈無感于心而宣于言永歌嗟歎以賦其事然皆置而不陳何也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殆或所操類鄰國之音所浴者前人體製則言不由中膠固而不知變變而不能成方斯則可以無取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三百有五其信矣夫自後變而為騷為樂府為五言為七言為六言為律為長律為絕句降而為詞為北曲為南曲作之者恒慮其同則變變而其體已窮則不得不復趨于古譬之治金者必異其齊改煎而不耗斯其為器新而無窮敝盡而無惡故正考父奚斯之頌不同乎周景差宋玉之辭不同乎屈平孟郊劉叉盧仝李賀詩不必盡學退之張晁秦黃詞不必盡師蘇氏此其人皆以雷同勦說為恥視其

力之所變莫肯附和不知者斤斤操葭黍圭臬以繩其非是欲其派出于一毋乃謬論歟三十年來海內談詩者每過于規仿古人又或隨聲逐影趨當世之好于是已之性情汨焉不出惟吾里之詩影響雖合取而繹之則人各一家作者不期其同論者不斥其異不為風會所移附入四方之流派惜夫工之者類多山澤憔悴之士不汲汲于名譽或不能盡傳又或傳之不遠則一人之言無以風天下歲在丙辰遇葉君井叔于京師誦其詩清而婉麗而不靡戍削而無刻劃之迹至于友朋山水之好流連唱歎而不已庶幾發乎情止于禮義可以化下而風上者與君前知登封縣事入為西城兵馬司指揮與尚書郎以下善詩者九人合刻其集以行比而觀之若金錫之各異其齊不同夫琴瑟之專一可謂善變古人



者矣君雖家于楚實子里人也乃爲序之以質當世論詩之君子

丁武選詩集序

閩自十才子以詩名而高廷禮集唐人之作別其源流嚴其聲格若圭景籥黍之無爽當是時吳有北郭十子粵有南園五先生名譽實相頡頏其後吳中之詩屢變而閩粵獨未之改梁公實名列七子詩猶循南園遺調鄭繼之規法李獻吉曹能始與景陵二子游唱和甚密今讀其詩所操蓋依然土風也三十年來海內譚詩者知嫉景陵邪說顧仍取法于廷禮比復厭唐人之規幅爭以宋爲師夫惟博觀漢魏六代之詩然後可以言唐學唐人而具體然後可以言宋彼目不覩全唐人之詩輒隨響附影未知正而先言變高詡宋人詆唐

爲不足師必曰離之始工吾未信其持論之平也武選郎中晉江丁君雁水分司通惠之河暇彙其所作爲問山集讀其詩直者不佞綺者不靡約言之而可思長言之而可歌斯善學唐人者矣今夫離支之爲樹相其柯葉無以大異于凡木也當其薰風被朱實垂問其種以百數雖下者亦可敵四方之珍果焉況夫凝冰挂綠種之尤美者乎顧吳越誇以楊梅燕齊誇以頻婆之果閩粵之知味者將笑而不應則以中有所得自不遷于所好也君之于詩旣自得之假有操宋人之流派欲君盡變其土風吾知君有所不屑已

秋水集序

錫山之泉居水品第二自揚子中泠水莫得其真而衆水皆出是泉之下縣治萬家負郭之廛相比富者飾樓榭亭池以



恣游衍士雖貧山茨水檻亦必有竹樹交映清江淡沲演漾  
門戶之外其人多簡秀自好所爲詩文每以真意取勝無凌  
厲叫躡之習信夫山水之足以益人情性也處士嚴蓀友生  
于其鄉以工詩聞書畫兼臻其妙來游京師公卿薦紳爭爲  
矜譽予特愛其古文辭澹然而平盎然而和雍容紆裕而不  
迫庶幾可入古人之域視世之鏤琢字句以眩人耳目者遠  
矣蓀友聞予言歛然不足既而曰子曷爲我序之曰子之以  
秋水名集也何所取諸取諸有源也與源之見于地也下則  
湧而爲濫上則懸而爲沃仄者汎旋者過辨順道而行空明  
而不滯小波淪大波瀾石激之而鳴風盪之而怒雷霆車馬  
神物恍惚水豈有意爲奇變哉決之不得不趨鼓之不得不  
作亦隨所遇而已文之有源者無畔于經無窒于理本乎自

得抒中心所欲言固不在襲古人以求同離古人以自異也  
蓀友其可與言文也矣譬諸水近乎海則鹹近乎鹵則苦甘  
者爲醴濁者爲膠火可以然而湯可以浴夫人皆能辨之至  
投以茗薜別其上下析及苗髮之微則必山林寂寞之士若  
陸羽者而後知之蓀友無取乎公卿薦紳之言獨命予爲序  
其有意也夫

方編修錦官集序

自一命吏至三九之列之官上計持使節宣 詔命告祠名  
山大川置郵乘傳必計道里之數立嚴程限之雖有巖壑文  
酒之樂不遑燕嬉少或濡滯則慮風雨水潦冰雪之阻詩所  
云每懷靡及者也惟三年一省試主司畢事而返不立程限  
歸時所經歷巖壑之勝友朋文酒之會偶一留連勝咏而聞



者不以爲非蓋

聖主尚文故遇使者特優然其人或專于文而不好爲詩又其地平衍無可喜愕以形之歌咏則雖有作不能多多亦不能傳之遠獨蜀之爲地當井絡之分由陸而往則歷幽并冀雍梁浮舟以返則又越荆逾揚度徐兗青而北州十有二未歷者營豫爾若四瀆皆經焉其可見之詩者多矣遂安方君渭仁以宰輔之孫早成進士旣而用薦 召試入翰林歲在癸亥四川旣定 詔補省試于是君奉

命遄往歸而雕刻其詩爲錦官集二卷凡山川之阨塞風土之同異友朋之離合撫今弔古悉見于詩君之詩旣多信可傳于遠者也曩時濟南王先生貽上主考入蜀裒其詩爲蜀道集屬子序之而子不果也今君之詩蓋將與王先生並傳其或不同者非詩派之流別也一在蜀未亂之先一在亂定之後覽觀土風感慨異焉後之讀詩者兼可以考其時矣

王學士西征草序

華亭王學士瑁湖主陝西試事榜旣放攬咸陽之勝浴乎温泉躋太華巔出潼關渡河而北往還賦詩五十首乃甄綜闡墨以行鏤詩板以示同好其言曰文章無盡境譬之登山然其入必有徑雖懸崖絕壁亦必有磴道可尋縵繡可挽苟力不足以相赴非困則躓矣華嶽不知幾千仞游者必極于三峰而後已善夫學士之論文也惟詩亦然學詩者以唐人爲徑此遵道而得周行者也唐之有杜甫其猶九達之達乎外是而高岑王孟若李若韋若元白劉柳則如崇期劇驂可以交復而岐出至若孟郊之硬也李賀之詭也盧仝劉叉馬異



之怪也斯縵縵而登險者也正者極于杜奇者極于韓此躋夫三峰者也宋之作者不過學唐人而變之爾非能軼出唐人之上若楊廷秀鄭德源之流鄙俚以爲文詼笑嬉褻以爲尚斯爲不善變矣顧今之言詩或效之何與夫登山者亦各有所樂矣援琴而彈坐石而嘯荷篠而行吟其爲音不同皆足以移人之情使雜以屠沽闐闐之聲熏以糟漿之氣游者將掩耳蒙袂疾走焉舍唐人而稱宋又專取其不善變者效之惡在其善言詩也學士西征之作春容和雅一以唐爲師而無隻字流于鄙俚詼笑嬉褻之習蓋示我以周行而充其力必欲極乎三峰而後已者也

錢學士詩序

華亭之爲縣舊隸秀州其後雖析爲江浙然相去僅百里士

大夫仕于朝者每合二姓之好先王母徐安人爲太師文貞公孫先母唐孺人爲禮部尚書文恪公孫故子家內外兄弟甥舅多華亭士族子童時先母歸寧輒隨行者累月比還所操皆其土音恒爲伯叔母姑姊妹所笑迨先王母先母旣逝文貞文恪之後遭亂式微予亦貧不自振聞問絕思爲兒女結婚姻于母氏之黨以仍通往還顧未能果也錢君金甫字越江與予同被薦同官翰林予以入直 內廷護譴君由編修累遷至侍講學士然敝裘羸馬未嘗謁權倖門惟與鄉黨故人數爲文酒之會詞山曲海魚經蟹志靡所不談坐有語及官資遷擢者君輒恚後會其人不速至竟引避之獨對予權洽無間申之以婚姻余旣罷官將歸君日載酒款曲兼旬然後別蓋君雖貧能急人之憂君之師有卒于官者君盡



以奉錢治喪紀俄而其鄰人失火延及師舍君率力士負棺  
出火燎其鬚不顧也又有被遣者三日當出關君亟稱貸拮  
据兩晝夜追及其車慟哭而返客或暴卒于都亭外君犯暑  
疾馳抵盧溝視其斂或陷于獄當辟君屢率私錢力援之事  
得解其篤于師友若是故其爲詩纏綿悱惻不失溫柔敦厚  
之遺其爲文條達無規仿凌駕之迹自其少日爲王光承珎  
右吳騏日千兩高士所稱道而君之叔父芳標葆飭亦樂與  
酬和焉予旣旋里是夏君以疾殞京師冬孤子長涵扶喪歸  
踰年予始哭君于黃浦之東高橋里荒溝古水莫有田父可  
問途者叩其門有雞犬無僮僕見其孤問其所有僅木棉花  
地一頃不足輸井稅爲悽然久之尋出君保素堂集若干卷  
請予序因述君行槩俾後之論世者知君之爲人

叢碧山房詩序

翰林院檢討任丘龐君善古今詩歲在戊午

天子思得文學之士擢辭備顧問俾廷臣各舉所知次年春  
試詩賦于體仁閣下君用是得受官又六年復試詩賦于  
保和殿君所作不合意當改調于是君閒居集平生詩爲叢  
碧山房彙凡若干卷誦其詩雅而醇奇而不肆合乎唐開元  
天寶之風格北地之言詩者未能或之先也任丘在畿南九  
十九淀之水匯于縣境陂塘遠近芰荷葭葦蒲柳之利比于  
吳越舟檣之往來魚鳥之出沒山房領其要焉君歸乎吾將  
訪君于是漁榔釣車相與賦詩酬和附茲集之末後世或有  
好之者文章之傳不繫乎名位之通顯也

嚴中允瀛臺侍直詩序



唐學士寓直無定所駕在大內則置院于明福門駕在興慶宮則置院于金明門召對浴堂則又移院于金鑾殿宋起居注侍立亦無定位或于御座後或于御座前或在殿東南采殿之上而朝會或不與焉迄于元明或設或廢僅存虛名而已今

天子復立起居注兼充日講官凡視朝聽政郊祀燕飲靡弗趨侍至瀛臺避暑則侍立雙金螭畔去黼座尤近士之預是選亦榮矣昔之居是官者每侈陳盛事以垂掌故又不若形之篇咏其感于人心者深也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無錫嚴君藕漁賦瀛臺侍直七言絕句詩二十首流傳都下其投假牒歸也鏤板以示同好俾彝尊序之曰詩不云乎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又曰藹藹

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誦其詩者千載而下若或見召康公之樂易焉瀛臺猶古之卷阿也藕漁君子也絕句言之不多也其音可遂歌也人謂藕漁遭逢盛際爲侍從升儲端不應遽去然朝多吉士媚于天子有人則藕漁之去固無不可也詩作于康熙二十一年六月時彝尊忝爲同官越二年被劾序詩之歲月則彝尊謫官之後是年冬十二月也

### 徐電發南州集序

吳江徐君鉞電發以詩名江表者三十年游屐所至名流必與酬和其菊莊樂府流播朝鮮有題詩于卷後者歲在己未天子召試文學之士于體仁閣下擢高等五十人同日官翰林纂修明史于是電發暨予偕入史館又儼舍同居既而



兩人相繼罷官子年衰老頗耽著書廢吟咏而電發方肆力于詩古文辭積若干卷刊成一集美哉篇章之工且富也古稱三不朽者立德尚矣至功與言或不能兼有利達之士不皆開濟之才而一致通顯遇談經術者輒薄之曰書生書生云爾充其意視文章爲無用之物謂富貴足以驕人當其生時獲乎上者不盡信于朋友其沒也已以爲功者人且罪之其所立者安在迨百年之久公論出焉初不以爵祿之崇卑厚薄定人之賢不肖故夫士之不朽立功者倚乎人立言者在已可以審所務也已明之初名修元史者先後三十人其仕而達者或不能舉其鄉里官闕蓋有斷簡零墨無存者而汪克寬趙汭諸儒其詩文經義流傳至今果其孰失而孰得與電發之所作九州之表四海之外尚有賞音者況夫百世

而下豈無好之者哉序其編他日之論世者亦必有慨于予矣

禹峰文集序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雜四時五色之位彰施之一染謂之縑再染謂之縠三染謂之纁五入爲緇七入爲緇而後顏采備具觀乎人文分陰分陽剛柔迭用其功用固有次序矣以言乎天地大文則不然雲之起于山川也無定形也秦之行人也周之輪也宋之車也魯之馬也衛之犬也趙之牛也魏之鼠也韓之布也齊之絳衣也蜀之倉困也無心而象焉者也水之趨于壑也無定勢也正出而爲濫縣出而爲沃反出而爲汎尾出而爲瀟小波淪大波瀾直波湮無心而異焉者也夫惟無心成文辭必已出革勦說雷同之弊宣以



天地自然之音洵斯文之英絕者矣彭公禹峰先世自臨江徙南陽之鄧州人目曰樓子彭家公既成進士釋褐知陽曲縣事絀于不知已貽友人書輒引唐之李衛公宋之張益州明之王威寧新建交相期許卒自副其志持節撫黔陽功高不賞投老東園易登陴探甲之身吟風嘯月所撰樂府不盡摸倣前人而自暢其指趣至于五七言近體合乎興觀羣怨之旨所謂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不必盡無者也公自序詩文凡三鏤版一失于澤潞九仙臺再失于靖州今年冬公仲子始搏直上以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修撰視學浙江試事既畢取笥中存藁合刻之手澤存焉不因卷帙之繁而所識後學輕議刪定庶幾哉山則嵩陽王屋水則江漢也夫

重鈔裘司直詩集序

宋自汴京南渡學詩者多以黃魯直爲師呂居仁集二十五人之作目曰江西詩派攷其官闕門世不盡學詩魯直之門亦不盡江西人也楊廷秀於詩推尤蕭范陸豫章居其一焉繼蕭東夫起者姜堯章其尤也餘子多見錄于江湖集蓋終宋之世詩集流傳于今惟江西最盛云竹齋裘先生爲真希元魏華父之友而仕宦不達一官司直以終其詩不作硬語清疎韶亮異乎魯直流派顧世未見其全裔孫始鏤板行之予因慨詩派諸人之作當年布諸通邑大都今遺集存者惟陳无已韓子蒼洪玉父饒德操晁以道謝幼槃及居仁七家而已身後之名顯者或晦司直藏之名山者晦久而明雖顯晦有時亦係乎子孫之賢能表其幽光潛德也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七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八

序五

石園集序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今禮部尚書吉水李公輯其先公兵部左侍郎梅公先生之詩文鏤版行世乃遺書彞尊序之曰周之詩采諸國史獨南風不著于錄毋亦輜軒所未至與迨王迹既熄羣雅不作顧屈宋唐景騷人于焉代興詩雖亡而騷實繼之未見南風之不及于北也江西非楚之分壤乎自晉以降代有作者至宋涪翁黃氏厭格詩近體之平熟務去陳言力盤硬語于是呂居仁輩演爲詩派同調二十五人斯云盛矣元則虞楊范揭率皆豫章之彥及洪武初此邦隱居之士猶撰元音遺響一



編于時仕于朝者則有金谿危公素進賢朱公夢炎泰和劉公松新城黃公肅咸以經國之餘研心風雅以視吳中四傑粵五先生閩十才子殆方駕而駸駸先路焉隆萬以後楚人倡爲詭異噍殺之音見者多惑其說然西江不盡變也以予所聞梅公先生典銓法久有清通之才明白之鑒既歷卿寺右有左宜發乎文章雍容典雅斤斤守其矩矱詩則力追正始溫柔敦厚出之不窮且與郡主朱夫人琴瑟靜好門內唱隨所傳石園隨草附著于錄者是已考詩派二十五人如王立之夏均父皆爲宗室女夫然二子仕皆不達兼未聞有閨房酬和之樂則公之所遇爲獨豐有非前賢所敢望者若夫詩文之工且多傳之遠且著則後之君子共見之非末學一言所能贊也先生以天啓壬戌釋褐出先太傳文恪公之門

尚書魏公刻集序

尚書公又彞尊史館前輩通門相洽久而靡間先生集刊成不請之在 廷元老而遠屬序于歸田之野人亦以徵世好之不同流俗也已

刑部尚書蔚州魏公之官京師也與予居對門歲在壬戌予自江南還公衣朝衣過予拜予荅拜公乃言曰江南鄉試爲關節賄賂所汨久矣茲得子澄清之吾非拜子也慶朝使之得人也予聞公言再拜公荅拜今其事十年矣回憶猶如昨日公既還里其平生奏議詩文流傳都下者予合抄爲一集感公有知己之言也序之曰古大臣正色立朝必有嘉謀嘉猷入告于內其暇也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詩三百篇箴有庭燎規有汚水誨有鶴鳴詩之與奏蓋相表裏有詩以持其志



有奏以敷其言二者不偏廢也公自竹埤梧掖踐柏臺升獨坐佐考堂掌邦禁巡歷日畿其所陳奏一話一言罔不欲致君子堯舜而大公無我之心朝野所共見也今觀集中諸疏凡修德典學之序化民善俗之方繩愆糾繆陳善納誨屏浮侈振綱紀惜名器別忠邪所以格君心恤民隱切于政者靡不具焉其于詩吟咏情性悉本自然與世之極貌窮力雕繪字句相去遠矣魏氏世多直臣其尤著者漢則高平侯相唐則鄭公徵宋則秦公了翁其封事見史傳其諫錄進經惟其詩文奏議傳誦海內以公方之殆異世而同軌者與子思子不云乎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惟公有焉自公去而士林之毀譽莫有定論矣序公之集庶幾百世之下知子不見棄于君子實有厚幸焉

王先生言遠詩序

曩尊嘗聞古之說詩者矣其言曰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言其志謂之詩又曰詩者人心之操也又曰詩持也自持其心也又曰詩性之符也蓋必情動乎中不容已于言而後作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各操持其心性所得而莫或同焉顧正嘉以後言詩者本嚴羽楊士弘高棟之說一主乎唐而又析唐為四以初盛為正始正音目中晚為接武遺響斤斤權格律聲調之高下使出于一吾言其志將以唐人之志為志吾持其心乃以唐人之心為心其于吾心性何與焉至謂唐以後事不必使唐以後書不必讀則惑人之甚者矣韓退之有云惟古于辭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夫辭非已出未有不流為剽賊者若王先生言遠庶幾辭必已出者與先生



世居長水之南梅會里少與從兄翊介人以詩倡和既而登  
劉子壯榜進士出知廣州府遷廣西左江道按察副使歷川  
北道布政司參政四川按察司使江西右布政使持母喪歸  
服除補山西右布政使凡山川風土廢興治亂之跡友朋離  
合之感皆見于詩不傍古人不下古手不爲格律聲調所縛  
類發乎心性所得而絕剽賊之患蓋卓然可傳者也先生沒  
後季子某合其平生諸集彙刻以傳于是同里朱彝尊爲之  
序

話山集序

東漢士尚風節尋起黨錮之禍范蔚宗破史例立傳讀史者  
傷之矣明自顧端文高忠憲講學東林書院朝士景從魏璫  
既敗薦紳相與激揚而黷堂才彥倡爲復社應之轉相慕襲

既大鉞居白下南國諸生顧杲等一百四十人具揭攻之吾  
鄉之士有八而平湖陸先生話山名在復社顧不與焉迨甲  
申六月納巾衫于學使業閉門埽軌矣久之以歲貢生謁選  
知汶川縣事非先生意所存也先生沒後叔子某刊其詩文  
以傳而屬予作序予思復社諸君子攻大鉞時歲在戊寅予  
甫十齡爾聞先君之論謂治小人不宜過激所見與先生略  
同不數年而大鉞秉政欲盡殺異己者由是金壇周鑣死于  
市貴池吳應箕宣城沈士柱等逮捕下獄幾不免而先生不  
爲危言覈論免挂黨議謂明且哲者非與今其事六十年矣  
此百四十人者或殺身以成仁或隱居以求志惜無好事者  
仿蔚宗爲之立傳而先生有子克揚其親之美予也序先生  
之集追憶少日事書之庶幾後之君子觀此可以論世焉



葉李二使君合刻詩序

詩自蘇李以後班傅張蔡曹王陳阮應繆以及潘張左束劉郭顏謝何范徐庾之倫甄綜者必並舉迨唐以後聯辭比響益難悉數屈平之言曰兩美其必有合不信然歟上海葉先生蒼巖丹徒李先生梅崖咸以翰苑出爲監司其遇同而所歷之地不同也詩皆源本唐人而各臻其妙詩之工則同而旨格不盡同也兩先生登朝先後其出也會合之時蓋少然有所作雖遠在千里必貽書相質期于毫髮無憾斯已爲時既久乃各出所製合而鏤板行之且屬彝尊序之竊嘗論詩也者發乎聲成文而被之樂者也樂之爲方其歌也必有繼其音也必有比其倡也必有歎其爲用也異文而合愛于其異則埴篔簹瑟簫一器也有雅頌之別及其合則堂上之樂均

于笙堂下之樂依于磬惟不出于專一而後論倫無患焉觀于兩先生之詩不必盡同而其可以善民心感人易俗若八風從律而迭相爲經也今之言詩者每厭棄唐音轉入宋人之流派高者師法蘇黃下乃效及楊廷秀之體叫蹶以爲奇俚鄙以爲正譬之于樂其變而不成方者與彝尊之于詩學之四十年自少壯迄今體製數變未臻古人之域誦兩先生之集庶幾合乎古之作者矣夫樂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高者硯而下者肆薄者甄而厚者石必去其疵而音聲始可合焉兩先生之詩固無不工宜其合之而聲律悉均也若其鼓棘擊拊之節屈伸綴兆之容陰陽數度齊量之辨審音之君子或不如矇瞍之專焉是則彝尊之序竊比于矇瞍之言樂云爾



高舍人詩序

詩之為教其義風賦比興雅頌其旨興觀羣怨其辭嘉美規  
誨戒刺其事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其效至  
于動天地感鬼神惟蘊諸心也正斯百物盪于外而不遷發  
為歌咏無趨數教辟燕濫之音故誦詩者必先論其人記曰  
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  
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凡可  
受詩人之目者類皆溫柔敦厚而不愚者也詩三千篇孔子  
存其三百匪僅取其辭之工而已蓋必審論其人故小雅之  
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自周召而下詩人之見于序者  
莫非君子疎遠及譚之大夫賤至寺人孟子好惡一出于正  
其存者若是則所刪者非以其辭之未工去之殆考其人而

去其詩者多也迨至陳靈以後是非之不公洛子視聽觀民  
風者于其所不當陳者陳之防邪之訓無聞誣善之人日衆  
作為詩篇豈盡無工于古者特其人可有疵則惟有棄而勿  
錄焉爾此刪詩作春秋其義歸于一也舍人高君工詩詞未  
嘗蹈襲古人發諸性情而諧于律呂俾誦之者志意得廣焉  
合乎記之所云溫柔敦厚而不愚者已

胡參議轉漕雜詩序

自德州浮衛水而北經津門達通潞川原滌紆若往而復陸  
無林巒亭館之勝渚無菰菱菱藕之植篙工楫師日邪許于  
左右雖善吟咏者至是無有不廢焉此轉漕者歲至而曩昔  
之留題傳于今者蓋寡也山東布政司參議山陰胡君以今  
年春轉運入潞寄示途中雜詩一卷屬予序焉夫通才實難



士大夫敏于事者舉凡刑名判牘無足累其心至于持籌握粟或坐困其神智君能于舟航喧集之會觴咏不輟誦其詩風格流麗洵有人所難幾者昔唐盛時韋堅爲轉運使作歌詞十闕百人鳴鼓吹笛和之衆艘以次集望春樓下蓋悅以使民民忘其勞理固然也君于是役勿亟勿徐轉粟達之天庾又有餘閒肆友朋文酒之樂匪直其詩可采亦足覘君政事之優已

朱人遠西山詩序

自居庸折而南連峰出沒者百數以其在都城右合名之曰西山游者或徒或騎各隨所適故歷境往往不同能文之士輒爲賦詩記事蓋非以衒其才而山水之勝足以移人情者言之不能已也去年春予與同里李武曾吳江潘次耕上海

蔡竹濤游是山樂之留四日得賦詩銘記四十餘首遂題名于壁旣而予客揚州武曾入于黔次耕竹濤相繼游晉未幾竹濤客死交城比再至京師讀王郎中貽上及其兄考功子底西山記游集觀予題壁因賦詩見懷于時貽上使蜀考功去官向之同游死喪睽隔旣不得見即後子游若兩王君者風流雲散于四方回憶壁間題字日漉沒于沙塵石溜漸不可辨識游人且視爲陳迹予亦不自知衰老之相尋也已海寧朱人遠以歲之八月游西山命予序所作詩其歷境先後不同而詩之工則與向時同游三子無以別也人遠善游嘗自漢江沂荆門入蜀往還數萬里猿猱之所棲蠻獠之宅山川險塞靡不登覽其視茲山無異部婁而長言咏歎之不置豈非山水之情有獨深者歟序其詩告以往事俾思吾鄙會



合之難且使兩王君暨潘李聞之知子與人遠暫時相聚之樂也

王鶴尹詩序

古今門才之盛莫過王氏唐重門第而王氏入相者一十三人明重資格而王氏之中甲科者一千六百四十有六人雖然此世俗之所謂盛未足爲王氏夸也惟其姓名列于作者之林而克媿羣雅若司空昶子渾從子沉渾子濟從孫述述子坦之坦之子愷忱忱孫度又若丞相導子洽從子羲之洽子珣珣子弘曇首珣子謚羲之子徽之獻之肅之弘子錫錫子僧達僧達子融弘弟子微遠遠子僧祐曇首子僧綽僧綽子儉儉子暕族孫筠皆累世有集著錄于國史於戲斯爲盛矣沈約有言開闢以來未有爵位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

其信矣乎太倉王君鶴尹爲文肅公曾孫諸昆羣從多以制舉業取科第致位通顯而君獨澹然于榮利好爲山水游詩瓢酒榼肆志娛行與海內名流繼和間倚聲度曲識者比之東籬小山無忤也今年春郵所作松巢集屬子序之子受而諷誦愛其境生象外意在言表淵然若五達之井百汲而盈科由其才之多故長言之而不能已也太倉才士之藪曩時王元美兄弟以詩名奔走海內標榜同調有五子後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之目文肅公登第在元美後而元美以兄事之與敬美埒呼爲二友方公在儲端元美寄詩則云委蛇談經術竹素良所欣以祭酒歸則云兩都新賦誰堪續燕飲花下則云文酒竟成吾黨事蓋以著作相期初不以名位爲公重至緜山先生秀才時元美進之四十子之列而曰太



原人中龍有子汗必血趾跋藝苑場歛爾電同掣其矜許也  
至矣百年之久向之先後所謂五子四十子者往往家學凌  
替獨文肅公後仕者盈 朝多托文墨之職詩篇流播庶幾  
復觀烏衣雀桁之盛而君以不仕宦好之也篤爲之也專宜  
其詩之獨多且工矣筠常論家門謂崔氏雕龍不過父子兩  
三世非有七葉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門者考筠所撰文章以  
一官爲一集然官階之遷擢有數惟山水之歷覽無窮君好  
游筋力尚強健試取平生所歷各爲一集當有過于筠之所  
撰者孰謂今人之不及于古也

太守佟公述德詩序

嘉興在吳越号開元府更爲秀州者百餘年宋慶元中卒升  
爲府以地則海環其東南具區浸其西北受苕霅諸水分注

百川陸有蠶桑麻麥稌稻之利水有菱藕魚蟹之租行者乘  
船戶外居者織機絞宵中蓋終歲勤動而忘其勞也鄉之大  
夫士好讀書雖三家之邨必儲經籍恥爲胥吏罕習武事其  
俗少陰狡訟者始蹠而終柔有辜恩而不滋怨毒故易與爲  
治今也不然游民薄夫農胥吏榮于大夫士武人雜之子衿  
比丘尼多于蠶織婦僑居者奪土著之利僕計其主女對其  
夫婚姻非其耦且也奇贏之利不逮吳閭十之二三而畝稅  
幾與相埒冠婚喪祭燕享效其靡麗惟恐不及民貧而奢苟  
非課農桑以足本富崇學校以明禮教將見風俗日敝而莫  
之救已以言爲治之要不其難哉潘陽佟公來守斯土化民  
以誠不亟亟于市德而在宇下者帖然如赤子之依慈父母  
焉會上丁釋奠于庠公親詣廟下齋宿五鼓旣畢衣朝衣正



冠束帶樂備升階執爵奉帛于先師而教授錢唐屠君率弟子駿奔襄事裸酒割牲祇肅肅數十年所未覩也而又進諸生童子試之拔其尤者資以奉錢蠶月舍于郊勸民織農月造于野勸民耕勤者勞以酒脯公之重民事也至矣夫農桑者國之本計本計修而佐以魚鹽窳果則民可使富學校者士習所出士習端而下及百工商賈則俗可使移奢示之以儉儉示之以禮然則公之為政其知所先務者與於是興人之頌公者連章累牘屠君會粹其詩成若干卷鏤板傳之請予為序予聞古之為治者歷三年而政成惟仲尼有以自信謂期月而可然其用魯魯人鷺誦之至云投之無戾若是其不易也公下車甫九月爾而邦人之述德者千舌一口言者心之聲此非可以力致者也詩言之矣樂只君子邦家之

基序以為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也良二千石共治天下者也公其始基之矣由是而政教日明則邦家之光由是而言之不足長言之則德音不已將太平之基上以贊天子之治自我公始予舊史氏也願操邦國之志特書之

張君詩序

昔之采風者不遺邨鄙曹檜而吳楚大邦不見錄于輜軒之使後百六十年屈宋唐景楚風代興若夫吳以延州來季子之知樂子言子之文學宜其有詩而無詩豈非山川清淑之氣以時而發後先固不可強邪漢之五噫晉之吳聲十曲迨宋而益以新歌三十六當時至為之語曰江南音一唱直千金蓋非列國之所能擬矣汴宋南渡蓮社之集江湖之編傳誦于士林其後顧瑛偶桓徐庸所采大半吳人之作至于北



郭十友中吳四傑以能詩雄視一世降而徐迪功頡頏于何李四皇甫藉甚七子之前海內之言詩者于吳獨盛焉曩予少壯時獲交聖野葉氏長孺朱氏孝章金氏寧人顧氏禎起徐氏鶴客陳氏無殊俞氏茂倫顧氏恒與往還酬和而張君善詩予未及知君既沒而嗣子某將刻其遺詩屬予作序予誦之終卷溫柔敦厚孝友之風溢于言表觀其唱和知爲無殊茂倫之友宜其詩之風格相似也韓退之有言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則如元賓焉今諸子之作或傳或不傳而君有子克鑄其父遺藁庶幾流播日廣又安知不有顧瑛偶桓徐庸其人合諸君子之作甄綜行之則予之所厚望也已

陳叟詩集序

詩以言志者也中有欲言縱吾意言之連章累牘而不厭其多無可言則經年踰月置勿作焉也可詩三百有五爲嘉爲美爲規爲刺爲誨爲戒皆出乎人心有不容已于言者言之非有強之者而後言也後世君臣燕游輒命賦詩記事于心本無欲言但迫于制詔爲之故其辭多近于強勉若學士大夫用之贈酬餞送則以代儀物而已甚至以之置科目取士限之以韻其所言者初未嘗出乎中心所欲而又衡得失于中冀逢迎人之所好以是而稱之曰詩未見其可矣故夫作詩者必先纏繚悱惻于中然後寄之吟咏以宣其心志言之工可以示同好垂來世即有未工亦足爲怡悅性情之助不以人之愛惡而移不因人之驅使而出則學士大夫或不若布衣之自適游覽之頃縱吾意之所如而言之不倦此詠歌



之樂至于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而未已也錢唐陳叟游于燕  
集舟行所作詩多至百首誦其辭莫不有欣然自得之趣不  
爲風格所限蓋言發乎中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其視世之  
驅使而出者遠矣予故序之而語以古詩人之旨若此

馮君詩序

吾于詩而無取乎人之言派也呂伯恭曰詩者人之性情而  
已吾言其性情人乃引以爲流派善詩者不樂居也溫李之  
作派流爲西崑試取楊劉諸詩誦之未見其畢肖于溫李也  
黃陳之作派流爲江西試取三洪二謝二林諸詩誦之未見  
其悉合于黃陳也譬諸水然河出乎崑崙虛本白也所渠并  
千七百一川斯黃矣泉源于馬邑本清也流而爲桑乾躍爲  
盧胸斯濁矣瀑懸乎廬山之北本直也導雙石經三峽迤灑

入于宮亭之湖斯曲矣派之不同乎源非可瓜區而芋疇之  
也桐鄉馮君好爲詩直抒己意見世之言派者輒笑之查田  
查浦昆弟吾鄉之善詩者也稱君詩不置予因取而誦之問  
其所學曰吾何學吾特言吾性情焉爾噫君其可與言詩也  
已桐鄉爲縣雖小其山有父史其壤有千金之圩清江貝廷  
臣之所居西溪鮑仲孚會稽楊廉夫之所游衍往往見于題  
咏三百年來音塵歇矣君起而嗣之不惑于流派之說進而  
不已必有過于前賢之製述者君縱不言派焉知來者之不  
以君爲派吾老矣尚思見之

高戶部詩序

詩也者非夫人而能爲之者也或失則愚矣或失則辟矣雖  
爲之不工也有溺志者矣有效聲感人者矣有狄成滌濫之



音作者矣雖工不傳也語其難則有終身為之不合者語其  
易或偶為之而輒工焉予年二十始學為詩起居飲食夢寐  
惟詩是務六經諸史百氏之說惟詩材是資席研之所施友  
朋之所講習未嘗須臾去詩也高君子修恒與予酬和君不  
以詩名心知其工者予焉而已及君成進士出知內鄉縣事  
遷知安州所宰皆敝劫之地吏牘實煩竊意君無暇為詩矣  
迨入官戶部新城王先生阮亭為侍郎見君所賦詩亟稱之  
君既卒于官其子進士君大立檢遺笥得若干首歸里鏤之  
于板屬予為序昔建昌包宏父嘗序戴石屏之詩矣其言曰  
詩主乎理而石屏自理中得詩尚乎志而石屏自志中來詩  
貴乎真而石屏自真中發若君之詩寔兼有其長人或疑君  
不數作詩怪其驟為之輒工而不知君之于詩學之也專用

力也久宜其為王先生所稱世固有一二人言之足信于天  
下後世者賞音不在多也大立將入都攜君刻集以行試更  
質之王先生庶幾以予言弗戾于宏父之序石屏矣

沈明府不羈集序

吾言吾志之謂詩言之工足以伸吾志言之不工亦不失吾  
志之所存乃旁有人焉必欲進之古人之域曰詩有格也有  
式也于是別世代之升降權聲律之高下分體製之正變範  
圍之勿使逸出矩矱繩尺之外于古人則合矣是豈吾言志  
之初心哉且詩亦何常格之有幽之詩不同乎二南鄭衛之  
詩不同乎唐魏周頌簡而魯頌繁大雅多樂而小雅多怨亦  
各言其志焉而已唐以賦詩取士作者期見收于有司若射  
之志于彀故于詩有格有式有例有密旨有祕術有主客之



圖無異揣摹裨闔之學今也不然仕乎 朝者賡颺盛際歸  
乎曰者歌咏太平既無得失之患存于中而何格式之限此  
吳江沈明府不羈集之所由作也君壯年舉進士出宰西陸  
不屑治簿書折腰屈膝于大吏遂引歸所居背郭漁村蟹舍  
相望予嘗過焉白花紅蓼水及于讀書之牀而君吟咏不輟  
久之輯其前後詩彙屬予序而傳之同好君之詩好盤硬語  
恥蹈摹仿之跡時而縱橫時而淵奧一暢其志之所欲言今  
海內之士方以南宋楊范陸諸人爲師流入纖縟滑利之習  
君獨以澀體孤行其間雖衆非之而不顧可謂有志者也

劉德章詩序

宛平劉德章年未三十以廕仕上林苑監丞坐事繫獄既而  
得免徙家易水之上南浮江沔轉客燕齊間德章幼能詩然  
性嗜飲酒結賓客爲之未工也既以罪廢遂肆力于是好排  
硬語不爲格律所縛欲成一家之言可謂有志者也以德章  
之才誰之不如試以事奚而不可乃甫入仕遽顛蹶是有命  
焉非人之所能爲也且夫懷才而不得畢試見棄于時宜發  
之于詩其聲麤以厲其辭怨而怒今觀德章所作聲足樂而  
不流文足論而不息蓋合乎雅頌之旨德章年方剛學日以  
進必有更適于今者孟郊之詩曰惡詩皆得官好詩空抱山  
夫德章既不屑爲惡詩殆無意于得官也已

王考功遺集序

詩自刪後亡其辭六篇惜也南陔白華孝子之詩居其二也  
旣又思之子之獲侍庭闈定省之文晨羞夕膳之節豐嗇雖  
殊承志則一斯其言爲人之所同二詩雖亡其義可以意得



若夫色養有違斯境以人殊由是陟咭則嗟其遠汝墳則迫于近鳩羽悲于下四牡論于上北山思養四月思祭已爲人世可矜之事至于親亡不得見則天下之慘莫甚于是此蓼莪之痛以爲不如死之久也當其已返于家而哀思益甚故曰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又曰民莫不穀我獨不卒此其時尚貪食息以自全哉乃或泥毀瘠而病君子勿爲之說以繩當世之執親喪者嗟乎使蓼莪之孝子作詩之後而死則孔子必不以減性非之而仍錄其詩可信也新城王先生子底以吏部考功郎中被謫喜溢頰面將歸養其親而母夫人逝先生擗踊而哭水漿不入口三日旣歸血漬于繆幕之上夜不解經蟣蝨盡生蓋未練而卒于是鄉人私謚之曰節孝先生旣沒四年其弟戶部君阮亭輯其所遺詩文編爲若干卷屬

彝尊序之先生詩空明超遠初誦之若淺易諷詠數過而旨愈深其文條暢芊蔚羽翼經傳蓋言出乎肺腑而辭無雕繪至告母文三篇哀動頑豔尤卓然可傳無疑也彝尊以貧故游四方先舍人之喪踰月而奔未祥而復出舍聖廬而逆旅繩屨要經僕僕于遠道而靡所止息彝尊之不孝是豈足以序先生之文哉惟是行役而喪其親所遭之慘則與先生同之有感蓼莪作詩者之義乃因戶部君所請論次之如此

### 鍾廣漢遺詩序

秀水朱彝尊序其亡友鍾淵映廣漢之詩曰嗚呼廣漢之亡才者釋所忌不才者去所怨而予心之悲不自知其泣然流涕之無已也廣漢在吾黨年最少所爲詩文橫絕時人其論駁援據古昔雖老儒鉅公莫能難居恒遇人勝己者執禮法



甚恭至不如已者或相對終日不與語以是鄉曲之士嫉之如讎然如予者去廣漢不及遠甚而與之交十年未見其倨祇見其恭也自予歸自永嘉廣漢已病猶力購文史晝夜編纂期予共注五代史記既而予游大同轉客太原廣漢遺予書數百言謂五代之主其三皆起晉陽最後劉旻三世固守其地思覽其廢墟考其遺跡未幾游京師出居庸之關病復作比予至自京師則廣漢沒已三月其歸喪且旬餘矣廣漢喪既歸其平生與廣漢無忤者先刻其詩以行予留京師與譚七舍人兄舟石復集其古今詩得二卷較之先刻者去取略異蓋其存者未必皆其稱意之作而是集則卓然可傳雖忌者怨者見之亦從而稱善也嗚呼後有作者取廣漢之詩誦之其和平醇雅可想見其為人益以信予言之足悲也已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八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九

序六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錢教諭忘憂草序

有升斗之祿足以餬口衣有逢掖出有車入有官舍東修之  
敬有弟子無法令東濕之苦而有詩書講習之樂故今之仕  
者惟司教一官可以適其志焉然月奉既薄或以之儻舍坐  
客無氈弟子載贄者少則并日而食蓋或不給不給則憂憂  
則其來無方不可斷絕雖欲忘之勿能也是有道焉吾惟獲  
吾中心之所求則情爲吾移不爲境奪衡門之君子亦至貧  
矣其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夫飢至于可樂則天下安有  
不足之境歟西安縣儒學教諭海鹽錢君之官六年儻舍以



居不以苛禮責問業之弟子饕餮不繼而君充然自得時百  
卉于庭種松于盆暇輒賦詩畫松石久而所作日多遂出以  
示同好名之曰忘憂草屬子序之子每見今之富貴利達者  
位愈高祿愈豐則其憂貧也愈甚無他心不游道德之林則  
中無真樂外誘撓之其長戚戚焉宜已錢君居下位不以阨  
窮自閔而吟咏自適其詩無鏤肝鉞腎之苦一暢其所欲言  
俾誦之者欣然會于心不知憂之何以釋而況乎作詩者哉

憶雪樓詩集序

寶坻王君煥子千耽詩嗜山水嘗游田盤之山琳宮梵舍題  
句殆徧顧不以示人以是都下言詩者或未之及也獨青州  
趙中允秋谷識之秋谷于人少許可其于詩尤不輕以譽人  
者也既而由刑部郎出知惠州府事至則攬羅浮泉源之勝

追和蘇學士諸詩于是梁吉士芝五屈處士翁山陳處士元  
考交相評論三君子者嶺南詩人之冠其持議或不同而美  
君之詩無以異則君詩之工可信已君示予憶雪樓詩若干  
卷自漢魏六朝唐之初盛中晚下及宋元明人體製靡所不  
合予每怪世之稱詩者習乎唐則謂唐以後書不必讀習乎  
宋則謂唐人不足師一心專事規摹則發乎性情也淺惟夫  
善詩者暢吾意所欲言為之不已必有出于古人意慮之表  
者且夫詩也者緣情以為言而可通之于政者也君子蔬果  
之微不忘其親山水之游惟氓是恤而又篤于朋友居者思  
其來來者留之不去懷舊之感溢于言表其用情也摯斯溫  
柔敦厚之教生焉宜乎通之于政而政舉施之于民而民樂  
其愷悌也君屬予為序予之言初無異于秋谷及嶺外三君



子之言也而原君之所以工則予有獨信者爾

張趾肇詩序

婁縣張趾肇別十年矣挈舟小長蘆請業于予誦其詩猶操唐人之音不蹈宋元麁厲軟熟之習可謂婣羣雅之長者也曩趾肇留國門當日鉅公延攬後進好引浮薄之士而趾肇獨恥干謁其不遇固宜今復躡屩而北衆方拾蘇黃楊陸之餘唾而去其菁華或見以爲工趾肇仍循唐人之風格毋乃齟齬而難入乎雖然學宋元詩于今日無異琴瑟之專一或爲聽者厭棄文之高下吾自得之吾言之工安知不有賞音其人者李習之有言人之窮達所遇各有時何獨至于賢丈夫而反無其時哉趾肇行乎今戶部尚書澤州陳先生左都御史新城王先生其詩未嘗不操唐音者試以質之當必有

所遇矣

成周卜詩集序

吾于畿輔友雜澤殷伯子岳焉伯子之論曰詩言夫志也自唐人以之取士而格而律抽黃儷白專尚比偶之工言志之旨微矣故伯子于詩不作近體尤不喜作七言近體人怪之不顧也予覽觀唐人惟杜陵香山多作七律然集中所存終不及諸體之半逮蘇子瞻陸務觀楊廷秀多以斯體見長至郝天挺之鼓吹許中麗之光岳英華專收七律餘皆舍而不錄其後瞿佑朱紹胡琰之徒踵其故智各事采獲古風漸衰宜詩教之日下矣予近錄明三百年詩閱集不下四千部集中凡古風多者其詩必工開卷即七言律者其詩必下蓋以此自信并以信伯子之言雖矯枉而得其正焉大名成子文



昭字周卜相遇虎丘風度之雍容辭氣之和雅望而知為王  
謝崔盧之子姓酒間論詩以不善七律自慙子索其詩誦之  
則斯體未嘗不工特不好焉爾夫人心之動音起而聲應之  
九歌八風七音六律要以為言志之助自四聲既畫而律詩  
之韻止取其一五言以試士七言以應制久而邦國天下悉  
用之焉而又唱酬之作必次韻以見才所言者志而所尚者  
韻其于義也何居成子曰然斯則文昭助先生張目者也四  
月維夏成子告歸遂述之以當詩序

南湖居士詩序

今之詩家大半厭唐人而趨于宋元矣或謂文不如宋詩不  
如元赤城許廷慎非之以為宋詩非元人所及要亦一偏之  
見也大都宋人務離唐人以為高而元人求合唐人以為法  
究之離者不能終離而合者豈能悉合乎武陵胡子好學博  
聞其為詩不專師一家用已法神明之兼綜乎天寶元和長  
慶諸體下及蘇梅黃陳范陸虞楊離之而愈合可謂能得師  
者也若其長篇諸諸便涵以一氣長矣而不覺其冗多矣  
而益見其適胡子年未三十充之以學不已何難與屈宋唐  
景嗣響吾知審音者罷歌北風而歌南風矣

小方壺存彙序

休寧汪晉賢氏徙居梧桐鄉營碧巢當吟窩築華及之堂以  
燕兄弟賓客建棗杼樓以藏典籍其曰小方壺者郡城東角  
里之書屋也晉賢少工韻語吾友周布衣青士好論詩每切  
麴同學文字為人所憎晉賢特虛已下之不以為忤繼又交  
沈秀才山子均延之賓坐雞鳴風雨不輟其音海內名士聞



聲相求舟車接于達道晉賢出縞紵訂僑札之分時名藉甚  
二子既逝晉賢仕爲桂林通判調太平遷知鄭州事未赴居  
母憂服除謁選人不果銓歸取平生古今體詩哀爲一十八  
卷題曰存橐問序于予予思古來友朋酬和之樂無如元人  
安陽許氏則有圭塘欸乃集崑山顧氏則有玉山名勝雅集  
二編吳縣徐氏則有金蘭集上虞魏氏則有敦交集浦江鄭  
氏則有麟谿集流播至今然仲瑛雅集之外歲編已詩目曰  
玉山璞十止傳抄一二而已豈若晉賢先後所賦哀而爲一  
汰其沙礫采其菁華丁敬禮有云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  
誰相知定吾文者杜子美亦云論文笑自知又云得失寸心  
知晉賢既得之于心審擇焉足以自信斯可信于天下也夫

顧俠君取荔集序

入閩者語以游武夷噉荔支必曰諾及泝漸江而上多取道  
于漁梁發舟南浦放溜達乎無諸之城去武夷也遠荔園開  
以小暑或不能俟其得遂志者寡也予嘗入閩者再一狎楫  
于江郎山北一自鉛山湖口登陸度分水之關柅車崇安則  
去武夷三十里而近小舫一艘一日而臻九曲乃信宿冲祐  
之宮謁徽國公祠登天游觀衆山羅列其下若秉圭芴然雲  
霞之明晦水木之參覃觀乎此勝絕矣既至福州適逢荔支  
熟時故人知子之好之也率從楓亭郵致又身詣西禪寺樹  
下堆盤恣餐按舊譜品其高下此二樂者恒識之于心口不  
能宣也今年春長洲顧孝廉俠君將游乎閩來別予往還四  
月出道中所作詩百有餘首其材也博其志也專如絃在桐  
拊之而益永如金在冶約之而彌堅予爲刪五之一勸其鏤



板以傳諸好事者今夫名山之目洞天福地神仙所治本于道書以武夷之勝屈居第一十六恐不能無謬意者山取其深而九曲易盡與然游人免步石梁之滑手援鐵鎖之勞三十六峰津可以逮山游之易莫或過焉誦孝廉詩繼之游者必擊汰而爭前矣集不以武夷名而曰噉荔者紀時也

鵲華山人詩集序

匠氏營國必先庀其材匪直椅桐梓漆松柏而已雖癭腫魁癩勾曲之木亦莫廢焉第相其宜以爲之用取材之貴夫博也予少而學詩非漢魏六朝三唐人語勿道選材也良以精稍不中繩墨則屏而遠之中年好鈔書通籍以後集史館所儲京師學士大夫所藏弄必借錄之有小史能識四體書間作小詩慢詞日課其傳寫坐是爲院長所彈去官而私心不

悔也歸田以後鈔書愈力暇輒瀏覽恒資以爲詩材于是緣情體物不復若少時之隘惟自喻于心焉鵲華山人善詩其鈔書之癖頗與予同官舍之暇席溷咸爲鈔書之所山人自歛再徙而葺寧波天一閣藏書具在故所鈔書比予更富其取材也愈博宜其詩之雅以醇閱而不肆合宋元來作者之長仍無戾于漢魏六朝三唐人之作也今之言詩者目不闕曹劉之牆足不履潘左陶謝之國顧厭棄唐人以爲平熟下取蘇黃楊陸之體制而又遺其神明獨拾潘濬此猶杭人之結屋伐荻蘆以爲筵編竹以爲籥削板以爲防見者幸其成之速且易一旦燎以火其不化爲煙塵土礫者罕矣予故論詩必以取材博者爲尚而山人吾臭味也遂書以爲序

劉介于詩集序



邶鄘鄭陳曹檜之風比于大國而吳獨無詩言游在孔門以文學著顧未有篇什傳者一延州來季子觀六代之樂能審其音曲暢其旨言之不足而長言之咏歎之遂爲千古說詩之祖信夫善詩者莫吳人若也今夫言志之謂詩持其志之謂詩故士必先向其志而後可與言詩唐人之作中正而和平其變者率能成方迨宋而麁厲噍殺之音起好濫者其志淫燕女者其志溺趨數者其志煩教辟者其志喬由是被之于聲高者硯而下者肆陂者散而險者斂侈者祿而弁者鬱斯未可以道古也南渡以後尤延之范致能爲楊廷秀所服膺而不入其流派元季高季迪徐幼文爲楊廉夫後進而不惑其褻譏斯善于詩者矣劉君石齡字介于孝子之子以高才不試于有司銷聲割跡恒以吟咏自娛多師以爲師能反

情以和其志顧世之以聞譽標榜者不及焉然吳雖多才莫或先之者也子宗吳中四姓之一先世自吳移秀水以吳會分地紀考之縣在辟塞之東初非越境洪武造邦亦嘗附于直隸而先太傅爲長洲何氏贅壻遺宅近臨頓里門西向臨河有隙地曰朱衙場吳中故老猶識其處比年僑寓白蓮花涇五載酷愛洞庭消夏灣山水之勝風俗之厚思攜家以老介于將溥游曷歸乎來卜鄰于是仿松陵之唱和彼襲美楚產得附甫里以傳矧予族望本自吳者乎度介于之不吾棄也已

胡永叔詩序

世之論者恒言尼父刪詩不錄吳楚吳則無聞若楚于二南錄南有喬木而江漢存于大雅不可云楚無詩也迨王迹熄



列國之詩盡亡惟楚有材屈宋唐景交作是詩之後亡者莫如楚矣自明萬曆以來公安袁無學兄弟矯嘉靖七子之弊意主香山眉山降而揚陸其辭與志未大有害也景陵鍾氏譚氏從而甚之專以空疎淺薄詭譎是尚便于新學小生操奇觚者不必讀書識字斯害有不可言者已于時秦有文天瑞越有王季重閩有蔡敬夫爭相效尤變而益下無惑乎世之言詩者以楚相誡矣有人焉生乎楚而不爲楚俗所移吾友黃岡杜于皇是也于皇僑居白下者也今楚風旣漸返而淳又永叔昆友移家無錫所食者西神之禾所飲者慧泉之水相往還酬和者率吳越大夫卿士宜其詩之不類于楚遺派也雖然學詩者當進于古師三百篇庶近于漢師魏晉乃幾于唐末有師宋元而翻合乎羣雅者譬彼汎舟然沂洄者

不若泝游之梗必欲逆流以上吾知鼓柁之匪易矣書以爲序

汪司城詩序

襄因周布衣青士友汪君晉賢旣又識君哲昆周士令弟季青季青方年少結交皆老蒼品騭風雅氣足奪人嗣是海內稱詩者相與訂攬環結珮之好予留京師不相見久比歸而季青通籍除北城兵馬司指揮塵沙之蓬勃干謁之奔忙判牘之繁冗對簿詰察者率粟果之惡少年黔面之逃丁探丸之寇宄意其無暇作詩人矣而吟咏愈多旣而坐吏議歸則道途之作益多且工其過吳江盛澤詩云夜燈千匹練秋雨半湖菱匪僅開宋元之變奧直欲造唐人之堂而躋其哉者也昔襄陽孟六杜子美稱其清詩句句盡堪傳而王士源爲



作傳獨賞其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一聯任華傾倒李白  
則愛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兩句是詩之絕唱正不在多  
惟賞音者舉其一二而全集之堪傳作者可無怍矣今之詩  
家不事博覽專以宋楊陸爲師庸熟之語令人作惡季青昆  
友各聚書萬卷分貯于樓季青撫韓杜韻語以爲詩材正正  
奇奇各得其所宜其詩之日進于格也已

李上舍瓦缶集序

同里李上舍秦川出其吟藁問序于小長蘆釣魚師魚師曰  
子之以瓦缶名集也何所取諸荅曰淮南子有言窮鄙之社  
叩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爲樂蒙取以喻其弁陋云爾魚師  
曰謙矣子之自喻也八音之用唯土獨寡伊耆氏之鼓堯民  
之壤樂方失傳周官之所展墳焉而已大者謂之韶外無聞

焉若大缶見于易見于詩見于爾雅王肅云是下民質素之  
器許慎詮之則云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蓋匪  
樂之器而有樂之用焉然坎其擊缶宛丘之道載之陳風匪  
僅秦人鼓之風又云值其鷺翻則不獨以之節歌而兼可會  
舞者已逸詩不云乎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  
醜今上舍之詩麗者不佻高者不抗古詩多于近體五言道  
于七言是誠能道古者其風肆好非大雅之材與嘗謂詩人  
之病在亟于見好亟于見好或反形其醜焉上舍務以漢魏  
六代三唐爲師勿墮宋人流派優游涵泳日進不已譬之于  
缶髻髻薜暴之畢除音聲乃出中乎律呂試奏之鷺翻之側  
與雅樂奚殊哉

王崇安詩序



子求友于關中先後得五人焉富平李因篤子德三原孫枝  
蔚豹人涇陽李念茲岷瞻華陰王弘撰無異邵陽王又旦幼  
華五人者其詩歌平險或殊然子與論議未嘗不合也子德  
高視流輩獨兄事予每過輒坐主人下嘗用十六蒸十七登  
韻賦長律四百言贈予及同入史館亟上書陳情請歸養其  
母子餞之慈仁寺揮涕而別二十年來五人相繼摧折而予  
之同調日以孤矣今年冬知崇安縣事邵陽王侯琴伯以槐  
蔭堂集惠寄發函伸紙誦之格詩近體各有其長當夫冥搜  
而出泠然以風颯然以雨及其既霽春陽秋月明媚于千花  
百草之間由其興會之高遠不專工字句之末故五人所應  
有者有之所應無者無之也子德曩語予曰吾秦周之舊也  
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非產于周者乎降而秦

風于車鄰侈車馬侍御之好于駟鐵有田狩園囿之樂于小  
戎無衣美甲兵矛戟之備若似乎成周之遺俗一變而為無  
道之秦不知蕪葭白露之三章其云水一方者蓋言洛也所  
謂伊人則東遷之主也溯洄溯游纏緜惓惓本情深故主之  
思此延州來季子歎其為夏聲焉悉乎哉子德之善言詩也  
侯集中之作其原率準五人尤能暢子德之旨今宰山水之  
邑晝簾多暇有橋有池娑拖以咏跣跣而書且也去十六洞  
天一舍而近升天游之觀雲物之怪奇峰巒之向背巖泉谷  
鳥之鳴戛其取材也不窮以絕勝之地畢收之吟卷之中將  
見聳高之格日進而不止毋謂秦無人侯其代興矣夫

棟亭詩序

杜子美言詩語不驚人死不休韓退之言詩橫空盤硬語妥



帖力排冑而白傅期于老嫗都解張子厚云致心平易始知  
詩陸務觀云詩到無人愛處工羣賢之論若杓鑿之不相入  
者然其義兩是亦就體制分殊爾今之詩家空疎淺薄皆由  
嚴儀卿詩有別才匪關學一語啓之天下豈有舍學言詩之  
理通政司使棟亭曹公吟橐體必生澀語必斬新蓋欲扶破  
籥籥直開古人窾奧當其稱意不顧時人之大怪也公于學  
博綜練習掌故胸中具有武庫瀏覽全唐詩派多師以爲師  
宜其日進不已譬諸蒟騏驥郭椒丁櫟騰山超澗馳騁既  
熟下而縱送劇驂之區其樂有不可喻者已

和鴛鴦湖櫂歌序

吾鄉舊事吳會分地紀旣軼不傳而張元成志今亦不可復  
覩予于甲寅之歲倚撫遺聞作鴛鴦湖櫂歌百首示同里諸

子屬而和者僅中表兄譚舟石一人而已舟石取材皆予所  
未及道故新城王少詹最稱之回思往事又十二年矣魏塘  
曹次典相遇京師復徧和予韻事不必異而辭則必工假令  
功名之士讀之猶深故鄉山水之慕矧予之侘傺無聊者乎  
昔張堯同成嘉禾百詠不聞有和者予之詩旣有舟石和于  
前又有次典繼其後安見今人之不古若也次典其錄諸木  
試以質少詹可哉

橡村詩序

詩猶夫射也棲鵠于侯有參有干狸以爲步龍首蛇交以爲  
福雖爲物不同其志于中則一爾彼其搢三而挾一支左而  
誦右此夫人而能之也舉旌以宮偃旌以商三耦八算負侯  
而唱獲射之必有節也武夫之赳赳有終身射而不知節者



矣或留焉或揚焉或出於方焉善射者則異是燕角之弧朔  
蓬之矢決拾并夾必選其良此猶詩家之取材也六弓四弩  
八矢之法參均而九和角與幹權筋三倅膠三錡絲三邸漆  
三剡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比設羽設刃此猶詩  
家之鍊句也鵠有遠近有高下則審之在我而已今之言詩  
者多主于宋黃魯直吾見其太生陸務觀吾見其太縟范致  
能吾見其弱九僧四靈吾見其拘楊廷秀鄭德源吾見其俚  
劉潛夫方巨山萬里吾見其意之無餘而言之太盡此皆不  
成乎鵠者也尤而效之是何異越人之學遠射參天而發適  
在五步之內也乎吾家橡村弟善古今詩其取材必良其鍊  
句必極精緻陳言務去而夕秀啓焉譬諸射者持弓矢審固  
動而不括必志于殼詩所云終日射侯而不出正者矣橡村

貽書朱子序書至是日適觀射于市之南遂取以為喻

東浦詩鈔序

朱氏望在沛其後避地丹陽望又在吳居張顧陸三姓之上  
其于楚則荆門襄陽零陵郴安陸聚族居者多以名位顯悔  
人家潛江以文學著鄉里貢入國子監視取功名甚易及留  
京師五年凡三舉鄉會試開院日朱氏無一人中式者以悔  
人之才亦淪落不遇考五行家言若蕭氏之宅經郭氏之墓  
圖五姓各有禁忌當其不利悔人文雖工無益也夫士不遇  
于時則思見稱于後世悔人舍帖括而專工于詩宜矣詩之  
為教與時文異必其不雷同于衆人而後可傳悔人之詩其  
初誦之或鬱輻而不舒徐而繹之則溫厚悱惻皆合乎古人  
之槩矧使浮薄之氣不得接焉以是新城王先生貽上稱之



邵陽王君幼華又稱之宜陽楊公退菴商丘宋公牧仲又稱之然則悔人于詩不若時文之蹭蹬不必俟之後世已爲群公之所許又何慮其不傳也乎詩言之矣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悔人歸乎東浦之堂愈肆力于古則其詩當更進于是庶幾論門才者吾以潛江爲望焉

騰笑集序

竹垞主人少無宦情耕長水之南年五十矣

天子下詔徵文學之士備顧問著作之選有薦于朝召試體仁閣下

天子擢居一等除翰林檢討充明史纂修官故事翰林非進士及第與改庶吉士者不居是職而主人以布衣通籍洵異數矣越二年

天子增置日講記注官則主人亦與焉是秋出典江南省試拜

命之日屏客不見將渡江誓于神入聞矢言益厲聞者以爲怪迂公事畢地主問遺輒以分故舊攜其妻入京師無家具僅載書兩大簾而已盜劫其居發所藏止餐錢二千白金不及一鎰也明年正月

天子召入南書房賜宅景山之北黃瓦門東南居一年名挂彈事吏議當落職

天子宥之左謫其官復僦宅宣武門外遣其妻歸獨處一室庭有藤二本檉柳一株旁帖湖石三五可以坐客賦詩于是酒人稍稍來游或有過而問業者爰出通籍以來所作鏤示同好其曰騰笑集者取諸孔稚圭北山移文之語也噫主人



以詩文流傳湖海四十年一旦致身清美入侍 禁近賦命  
誠非薄矣卒齟齬于時人方齒冷宜其焚棄筆硯勿復為顧  
仍為之不已則笑之者亦不已也項平父有言世之人無貴  
賤皆畏人笑獨滑稽者不畏人笑非獨不畏且甚欲之然則  
主人所為毋乃近于滑稽也乎時康熙二十有五年歲在柔  
兆攝提格月在終病丁巳拙竹垞主人朱彝尊自序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九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

序

宋院判詞序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商丘宋之南京也東都盛時由汴水浮舟達通津門三百里  
而近車徒之擊互冠蓋之絡繹妖童光妓自露臺瓦市而至  
樂府之流傳朝倚聲而夕勾隊于照碧堂上蓋流風雖遠遺  
響宜有傳者故言詞于汴宋若燕函秦廬夫人而能之者也  
然自金源變而為曲中州言韻者四聲乃去其一按以大晟  
之律呂不能無誤生于是土者又必游覽四方交友之往來  
審音于南北清濁之辨用心專一而後可無憾焉理藩院判  
宋君牧仲侗儻好結客其談論古今衮衮不倦至為長短句



虛懷討論一字未安輒歷繙古人體制按其聲之清濁必盡善乃已故其所作咸可上擬北宋雖東南以詞名者或有遜焉不觀夫函乎必先為容乃以制革權其上下旅衣之始可無齡至于廬摩錮矣又置而搖之使其無蝟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橫而搖之以眡其勁蓋專且審如是然後謂之國工則非燕秦夫人之所能善矣君之詞殆類是與

陳緯雲紅鹽詞序

宜興陳其年詩餘妙絕天下今之作者雖多莫有過焉者也其弟緯雲繼之撰紅鹽詞三卷含宮咀商駸駸乎小絃大絃迭奏而不失其倫噫盛矣其年與予別二十年往來梁宋間嘗再至京師一過長水謂當相見矣竟不值而緯雲留滯京師久予至輒相見極譚燕贈酬之樂因得詢其年近時情狀

三人者坎坷畧相似也方子與其年定交日子未解作詞其年亦未以詞鳴不數年而烏絲詞出遲之又久予所作亦漸多然世無好之者獨其年兄弟稱善人情愛其所近大抵然矣詞雖小技昔之通儒鉅公往往為之蓋有詩所難言者委曲倚之于聲其辭愈微而其旨益遠善言詞者假閨房兒女子之言通之于離騷變雅之義此尤不得志于時者所宜寄情焉耳緯雲之詞原本花間一洗草堂之習其于京師風土人物之勝咸載集中而予餬口四方多與筇人酒徒相狎情見乎詞後之覽者且以為快意之作而孰知短衣塵垢栖栖北風雨雪之間其羈愁潦倒未有甚于今日者邪

黑蝶齋詩餘序

詞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張輯盧祖臯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



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二體基之後得其門者寡矣其惟吾友沈覃九乎覃九鮮交游故無先達之譽又所作詞不多人或見其一二輒忽之然其黑蝶齋詞一卷可謂學姜氏而得其神明者矣白石詞凡五卷世已無傳傳者惟中興絕妙詞選所錄僅數十首耳今覃九年方壯爲之日久其篇章必數倍于姜氏盡出以示人人未有不好之者序其端竊自喜屬和之有人并以見予賞音之獨早也

蔣京少梧月詞序

宜興山有小蘭大蘭碧雲紫雲之峰白鶴之洞澤有荆陽罨畫百瀆之水茶檣酒幔與朱藤翠竹交映陶旒之器走他縣自昔遠鶩之流咸思栖伏杜牧之留營水榭蘇子瞻思種橘三百本買田以居豈非林麓之勝有發人吟咏性情者與彝尊

家長水四望無山濫泉飛瀑之音不入于耳近宅田磽磽遇歲旱輒不登比年客白下思入茅山爲道士著書以老願未果翻策柴車入京師風塵蓬勃懷山水之樂蓋有夢寐不能釋者吾友陳其年偕里人蔣京少訪予僧舍其年別久出其詞多至三千餘而京少所刻梧月詞凡二百四十餘闋穠而不靡直而不俚婉曲而不晦庶幾可嗣古人之逸響京少年甫二十耳爲之不已必至于三千無疑也當牧之子瞻時不聞陽羨有賓朋之娛猶思卜築于是假令遇才若二子者唱酬和答于其間則其移家之謀更不俟終日焉可信也京少歸爲我度百畝之田陰崖可植藤竹陽坡可以種橘開門山可望浴溪舟可挈游可以亭憩可以閣茶有銚而羹有勺三絃之箏雙髻之伎相與按四聲二十八調于酒邊花外京少



其許我乎河水待泮放溜而南姑置茅山道士勿爲已

紫雲詞序

詞者詩之餘然其流既分不可復合有以樂章語入詩者人交訕之矣雖然良醫之主藥藏金石草木燥濕寒熱之宜采營各別而後處方合散不亂其部要其術則一而已自唐以後工詩者每兼工于詞宋之元老若韓范司馬理學若朱仲晦真希元亦皆爲之由是樂章卷帙幾與詩爭富昌黎子曰權愉之言難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詩矣至于詞或不然大都權愉之辭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故詩際兵戈俶擾流離瑣尾而作者愈工詞則宜于宴嬉逸樂以歌咏太平此學士大夫並存焉而不廢也晉江丁君雁水以按察司僉事分巡贛南道構覽園于官廨且于層波之閣八景

之臺攜賓客倚聲酬和所成紫雲詞流播南北蓋兼宋元人之長將與詩並傳無疑已贛州控百粵三楚七閩之隘曩時兵戈未息士之棲于山澤者見之吟卷每多幽憂悽戾之音海內言詩者稱焉今則兵戈盡偃又得君撫循而煦育之誦其樂章有歌咏太平之樂孰謂詞之可偏廢與于是其友朱彝尊審定焉而書其言以爲序

柯寓匏振雅堂詞序

宋元詩人無不兼工樂章者明之初亦然自李獻吉論詩謂唐以後書可勿讀唐以後事可勿使學者篤信其說見宋人詩集輒屏置不觀詩既屏置詞亦在所勿道焦氏編經籍志其于二氏百家搜采勿遺獨樂章不見錄宜作者之日寥寥矣崇禎之季江左漸有工之者吾鄉魏塘諸子和之前輩曹



學士子顧雄視其間守其派者無異豫章詩人之宗涪翁也  
柯子寓匏學士館甥其于詞蓋幼而習焉既而助予編次宋  
元人之詞又同周布衣青士博采詞人體製探其源流爲樂  
章考索一書其用心也勤其倚聲也敏其于詩也兼工而日  
進于作者殆習伏衆神而臻于巧者與往歲在戊午寓匏兄  
弟與予同以薦留京師明年二月以父喪去又二年訪予江  
南遇于燕子磯又二年至京師每見輒出其詞藁久而盈卷  
乃雕刻行之今之工于詞者大都昔曾與學士游讀寓匏詞  
當有以山抹微雲女壻見目者然而寓匏之詞之派之工不  
必盡合乎學士蓋由取材于宋元之人者多也

孟彥林詞序

宋以詞名家者浙東西爲多錢唐之周邦彥孫惟信張炎仇  
遠秀州之呂渭老吳興之張先此浙西之最著者也三衢之  
毛滂天台之左譽永嘉之盧祖臯東陽之黃機四明之吳文  
英陳允平皆以詞名浙東而越州才尤盛陸游高觀國尹煥  
倚聲于前王沂孫輩繼和于後今所傳樂府補題大都越人  
製作也自元以後詞人之賦合乎古者蓋寡三十年來作者  
奮起浙之西家嫻而戶習顧漸江以東鮮好之者會稽孟彥  
林訪予京師出所著浣花詞凡五百餘闕其好之也篤其爲  
之也勤宜其多且工也詞雖小道爲之亦有術矣去花菴草  
堂之陳言不爲所役俾滓窟滌濯以孤技自拔于流俗綺靡  
矣而不戾乎情鏤琢矣而不傷夫氣夫然後足與古人方駕  
焉彥林歸矣爲之不輟其辭必愈工他日相見當更序之

魚計莊詞序



曩子與同里李十九武曾論詞于京師之南泉僧舍謂小令宜師北宋慢詞宜師南宋武曾深然子言是時僧舍所作頗多錢唐龔蘅圃遂以吾兩人所著刻入浙西六家詞夫浙之詞豈得以六家限哉十年以來其年容若畱園相繼奄逝同調日寡偶一間作亦不能如向者之專且勤矣休寧戴生綺僑居長水從子游其為詞務去陳言謝朝華而啓夕秀蓋兼夫南北宋而擅場者在昔鄱陽姜石帚張東澤弁陽周草窗西秦張玉田咸非浙產然言浙詞者必稱焉是則浙詞之盛亦由僑居者為之助猶夫豫章詩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調焉爾矣

水村琴趣序

凝土以為器有虞氏尚之矣至周而陶旒有工曰甗曰盆曰

甗曰鬲曰庾曰簋中縣中膊辨及髻髻辟暴之微宜其廢甗鼎以利其周然必歷千年而柴汝官哥定始行焉刊石以為碑夏后氏先之矣至周而岐陽有鼓至漢而鴻都有經宜其推石而鑄之亦然必俟張參書辟之後又久而鏤板方興焉其于文也亦然南風之詩五子之歌此長短句之所由昉也漢鏡歌郊祀之章其體尚質迨晉宋齊梁江南采菱諸調去填詞一間爾詩不即變為詞殆時未至焉既而萌于唐流演于十國盛于宋予嘗持論謂小令當法汴京以前慢詞則取諸南渡錫山顧典籍不以為然也魏塘魏孝廉獨信子說頻與予唱和詞成掩其名示人見者或疑予所作予既歸田考經義存亡著為一書不復倚聲按譜而孝廉好之不倦所填詞日多里之人疲于傳寫乃刊行之水村者孝廉之居因以



爲字元趙子昂氏嘗爲錢處士以水墨寫爲圖者也琴趣者  
取諸涪翁詞集名也夫詞自宋元以後明三百年無擅場者  
排之以硬語每與調乖竄之以新腔難與譜合至于崇禎之  
末始具其體今則家有其集蓋時至而風會使然特工如孝  
廉者不可多得然則孝廉之詞力追南渡作者雖由其才亦  
遇其時夫然而後工也孝廉將爲嶺表之游豆蔻之花桄榔  
之樹蕉耶扶荔之果青雞白鷗孔翠之鳥蝴蝶之繭凡以資  
琴趣材者一惟孝廉驅使之予老矣君歸尚思歌以侑酒

羣雅集序

用長短句製樂府歌辭由漢迄南北朝皆然唐初以詩被樂  
填詞入調則自開元天寶始逮五代十國作者漸多遺有花  
間尊前家宴等集宋之初太宗洞曉音律製大小曲及因舊

曲造新聲施之教坊舞隊曲凡三百九十又琵琶一器有八  
十四調仁宗于禁中度曲時則有若柳永徽宗以大晟名樂  
時則有若周邦彥曹組辛次膺方侯雅言皆明于宮調無相  
奪倫者也洎乎南渡家各有詞雖道學如朱仲晦真希元亦  
能倚聲中律呂而姜夔審音尤精終宋之世樂章大備四聲  
二十八調多至千餘曲有引有序有令有慢有近有犯有賺  
有歌頭有促拍有攤破有摘遍有大遍有小遍有轉踏有轉  
調有增減字有偷聲惟因劉昂所編宴樂新書失傳而八十  
四調圖譜不見于世雖有歌師板師無從知當日之琴趣簫  
邃譜矣姚江樓上舍儼若工于詞曩留京師輯詞鵠一書業  
開雕搨行既而悔之告于子曰詩變而爲詞詞變而爲曲歷  
世久遠聲律之分合均奏之高下音節之緩急過度既不得



盡知至若作者才思之淺深初不係文字之多寡顧世之作譜者類從歸字誦錄累寸積及于鶯啼序而止中有調名則一而字之長短分殊安能各得其所莫如論宮調之可知者敘于前餘以時代先後爲次序斯世運之升降可以觀焉予曰盲哉子之言詞乎上舍請易書名予名之曰羣雅集蓋昔賢論詞必出于雅正是故曾慥錄雅詞鮑陽居士輯復雅也譜旣成以段安節樂府雜錄王灼碧雞漫志及宋元高麗諸史所載調存詞佚者具載之并以張炎沈伯時樂府指迷冠于卷首學者覩此何異過涉大水之獲舟梁焉是爲序

高侍講扈從東巡日錄序

翰林院侍講錢唐高君以康熙二十一年春扈從天子東巡告成功于

三陵歸成日錄二卷其友朱彝尊受而讀之作而曰古者君出史載筆士載言蓋必有文學之臣從周之蒐于岐陽也時則有若史籀爲之詩漢之狩于方岳也時則有若班固有若崔駰有若馬融爲之頌不惟是也昔惟叔之寶鬲鼎銘曰唯叔從王南征叔邦父之簠銘曰用征用行用從君王凡獲與扈從者至銘之彝器以永厥世期以鋪揚盛美于無窮自古然矣君侍 禁闈久親見

聖天子命將四出誅鋏不庭授方略于萬里之外宵衣晚膳不自暇逸君亦未嘗息偃休沐一旦弛威弧戢天戈疆宇悉定辰旂星罕有事 山陵從容豹尾之後賡 天章荅顧問惟君日侍左右君之遇榮矣雖然踰山海而北極乎松花之江荒塗深淖車漁而馬瘠羽林材武之士蓋有不勝疲乏者



君以一書生執鞭勒日夜隨侍 帳殿不少後又以餘力拜  
颺賦詠考山川之阨塞覽戰爭之迹訪金源宮闕所在證以  
舊史至殘碑斷碣靡不摩挲讀之非有倍萬人之才者能之  
乎

天子命君侍從允爲得人君之所記方之古銘詩可無忤矣

### 劉氏族譜序

姓以別生分類也顧後世乃反合之合之自漢賜婁敬項伯  
爲劉氏始自漢以後帝王將相惟劉氏爲獨多斯緣附者日  
衆而譜系益繁其最著者七房彭城尉氏臨淮南陽廣平丹  
陽南華而北魏凌江將軍之後由襄平徙河南者不與焉譜  
劉氏者有漢氏帝王譜宋譜餘若幾若晏若輿若沆若復禮  
各著有宗譜雖不盡傳隋唐以前所重者門望大率皆遠引

往牒尊之爲祖源遠則支易婪族繁則難合于九族則忽之  
于所不可知者強附而親之惑已遠陽劉氏其先傳自大保  
秉忠之後至正未有諱顯者仕爲通州安撫司副使洪武中  
授都指揮僉事封明威將軍子世襲其子通以軍功進指揮  
使封懷遠將軍賜鐵券免三死作鎮開原世居東寧衛惜木  
城十一傳而徙大興裔孫某忼慨有志行述其先人之訓撰  
族譜上下卷自明威將軍始譜系墳墓灼然可信京師士大  
夫見者莫不嘉歎其本支近斯宗族易敦家誡約斯子孫可  
守某之爲是書豈惟傳之于家殆吾黨所宜效法者也

### 姚氏族譜序

吾鄉族望在宋有呂氏錢氏朱氏沈氏魯氏衛氏常氏焦氏  
莫氏婁氏終宋之世以科名顯以家法傳莫若聞人氏聞人



氏族譜一冊先君購而藏之約二百翻朝之誥勅家之詩文略備其遠裔請借錄匿不肯還是書遂失見于至元嘉禾志者僅登科一十二人而已姚氏在吾鄉有諱倬者登大觀三年賈安宅榜進士明之初曰瑄以尚書中洪武庚午舉人仕爲監察御史死建文之難曰綬以書畫詩知名于時曰弘謨仕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其弟弘誼精音律撰樂府統宗所稱青蓮居士者也餘若文若俊若鵬若汝舟若體信皆中甲科若文通若鳳若篚若筴若楫皆中乙科然其家世或顯或隱未詳其流派萬曆初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工部尚書善長公登先文恪公榜進士由行人改御史巡視長蘆鹽課按山東河南迴翔京尹卿士歷今官年七十餘致政歸九十一而終是時諸姚半消歇而公之族日

大公之孫澣北若乃撰有家乘刊行又五十年其子姓愈繁衍于是公從孫澍我士復爲纂輯成書而屬予爲序憶予入齡時猶及見公公時尚健步里居樂善好施病者給以藥寒者給以衣死者給以棺槨今所傳棗竹堂醫方皆公手自抄又嘗注律以律文簡而易晦乃用小字釋其下順治初頒行大清律寔依公所注本也先文恪公賜第曰嘉興同榜九人姚氏與吾家獨敦世好兩姓互爲婚姻而我士又予友壻也方子避兵練浦我士寔與予共學其爲人愿而謹不苟言笑克持其家教三子讀書又經理先世墓田以供祭祀而又奠繫世族墳墓別昭穆賢者表其德不肖者沒其名俾覽者忠厚悱惻之念油然而生庶幾爲法于鄉黨比于宋聞人氏也

已



雲氏族譜序

氏族之紊古病其分而今病其合一范也虞夏殷周異焉一柱也吞炁快殊焉在下者得以私意紛更而上之人復以好惡變易宜其若棼絲之難理而卒易辨者則以官有簿狀選舉者可攷也家有譜系婚姻者有別也自簿狀既廢附勢者以異派爲同宗而亡國之裔詭姓氏以遠禍每擇其最著者彼夫張王劉李趙氏族半天下豈果其枝葉獨蕃與蓋混而合者衆矣此其譜系之傳多不可盡信惟姓之希者通譜亦鮮其人序而爲譜足以徵信于世然或生長廣邑大都往往舍已趨附去魚而爲鄭去胡而爲令狐稽之又難也雲氏族有三其一出縉雲氏而悉雲宥連魏孝文帝皆改從雲文昌之雲祖元行省參政從龍其子總管海居于菟灣累世譜系可攷裔孫生負某集以爲譜致書萬里請爲序嗚呼氏族之紊久矣以唐之盛撰述衣冠房從齒序者不下數十家而國姓迄無定論元和姓纂作自林寶而不知己姓所由來若是其難也某生海外僻左之鄉乃能攷据姓源所自有條而不紊其可徵信矣夫

李氏族譜序

李氏望隴西其次趙郡隴西之系興唐本支曰蕃定著房三十有九而趙郡亦有南東西三祖之別定著六房族最大出張王劉趙之上太白詩云我李百萬葉柯條徧中州其言大而非夸者邪梅會李氏其先有千四提舉者元至正中自江陰州徙嘉興六世之後始有仕官登甲乙科者相繼位雖不大顯而一門羣從多有詩筆流傳至吾友武曾才名爲



天子所知徵誼闕下歸與兄繩遠斯年弟符分虎譚藝一時  
言詩者稱三季焉既而取科名登仕版者踵接李氏之門才  
且日盛僉謂不可無譜于是斯年討論芟綜之支分派別于  
得姓之根源族數之遠近爵位之崇卑墳墓之阡原宗庶之  
繼嗣妻妾之外氏適女之出處莫不一一詳書之凡七卷古  
者睦族之道必先修譜以聯之是以有小史以奠繫世有族  
師以書其孝弟睦嫻有學者惟宗族之序明夫然故不善者  
同惡而無所比善者同好而無所蔽使之相保相愛各安本  
俗咸期于德行道藝之歸此百世之計也今之治家者惟生  
產是營其于睦族之典或棄而不省譜牒之不明長幼尊卑  
乖其分至相凌相詬儕于路人先王維世持民之道衰矣夫  
天下之俗固非一家之所能變然易稱一正家而國定使有

商丘宋氏家乘序

家者咸克明其譜牒禮文之相糾酒食之相洽有無之相通  
毋挾富而轢其貧毋先疏而後其親庶幾可以收族人之心  
長保其室家而不乖乎先王以族教安之義矣若李氏之譜  
有倫有要有條不紊後之君子其可以取則者歟

夾漈鄭樵志氏族以國爲氏者二百三十有三宋之先殷王  
元子名列三恪詩所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者也其都商丘  
本陶唐火正闕伯之壤是曰大辰之墟厥後望在西河廣平  
燉煌扶風利人而商丘之族遠古之三墳尚存服先疇守栝  
菴至今猶保闕伯之故土姓源之遠莫之與京以視過江之  
王謝素蕭吳之朱張顧陸山東之王崔盧鄭關西之韋裴柳  
薛楊杜皆其後焉者矣譜系之學源于世本由晉以降或撰



家傳或撰家紀或撰世傳或撰序訓或撰家世編用揚其先  
世之德善功烈斯則孝子慈孫之用心補邦國之志所未備  
俾先正之舊典時式長以不墜別親疎族墳墓序婚姻一書  
成而衆善備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宋公填撫大江左右一  
十七年國奢示之以儉事煩行之以簡月要歲會久而案無  
留牘

天子嘉公清德倚毗日隆公精白一心益以澹泊自持公府  
無事恒與賓客參考典籍揚扈風雅審定圖書又有餘力撰  
家乘若干卷子受而觀之不書遠祖而書近代先王言而後  
國史終以文翰其述莊敏文康二公遺行辭簡而事詳合乎  
古傳紀之體維宋氏門才日盛公之諸公子一官侍從一列  
藩屏一登賢書諸孫咸自奮功名之路公族之蕃衍何福不

除繼自今論宋氏之望不于西河廣平而在商丘斯其爲微  
子世家百世不遷之宗也夫

具區徐氏族譜序

徐氏之望十有北祖焉有南祖焉居吳洞庭之西山者背縹  
緲之峰臨銷夏之灣巖可以耕澤可以漁楓林橘田牆屋相  
望自元泰定間國子正字澄生子圻官平江學正愛山水之  
勝因卜居焉久而析爲東西二房或移家湖州或居嘗孰或  
徙沔陽華容湘潭要皆祖正字明宣德二年府學生善始撰  
家譜陳尚書山爲作序其後諸生諒欲重緝之未果也上舍  
惇復從予學今年三月朔以赤馬船載子渡太湖登角頭于  
時梨花盛開迤邐二十里如積雪下上以緋桃綠之偕行者  
歎殊絕旣而棹船于灣投上舍之故居村民散處或八九家



或五六家或四三家庶人在官者無有也質庫罔利者無有也垂白之叟未嘗至訟庭少年不諳博塞之戲歌板之音女子足不踰門樞其風俗淳朴乃與府治相反而徐氏一門羣從布衣紉履見客恂恂然處士三級出其所撰族譜有要有倫可徵可信其或一本而分支出鄉而死徙寧略不詳洵慎之至矣予家距洞庭祇百有餘里風便一日可達顧年逾七十始津逮焉信夫勝游之難也今海宇太平人皆懷其故土然游人過此末有不生避地之想者矧予覽觀四方習俗之靡日甚念風土清嘉莫茲山若安得從徐氏結比鄰以終老即寄居廡下所忻慕焉書以序其端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

第 35662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園短大  
圖書館

928

11

10



號六廿一第  
SS 11 8 九  
大 國  
六 國  
號 書 師

趙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四十一  
十一



